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一百二十三

163696  
no.38



163696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一百二十

夏四月丙辰朔大風命分遣騎馬驛子于忠清全羅京畿黃海道審

視漕轉船○丁巳議政府啓今下諭書于京畿忠清道加給穀種臣等

以為九民猶可備種而專仰於官者以其給之易而成其例故也今使

守令部民自備種者計戶以聞然守令之奉承者亦不以實如揚州自

備種才六十石以臣等所見聞言之揚州如盧閑吳溥二人皆不受種

其田各不下二三十結而所報自備種六十石纔二十餘結所播揚州

屋人比二人外又豈無自備者乎以此知其守令之不以實也去年下

三道請穀種量減以給而終無陳荒反有年願急還諭書勿令加給如

其春而分給秋而畢收則固無所損三分給之而不能收一分虛置可慮

也 上曰卿等之言固當矣然已下諭書不可還也後日當與卿等更議

○諭都轉運使及京畿忠清黃海道監司漕轉船米穀下陸後回來

時任意散泊遭風破傷甚為可慮大抵人情始勤終怠當如初漕運時

戒飭押領萬戶千戶作船領還曲加布置俾無後悔又下旨于轉運色

○戊午封元孫弘暉為 王世孫其教命曰 王若曰於戲予承丕緒思

祖宗附托之重夙夜寅畏粵稽古昔帝王國本既端又世其胤所以重

宗統繫人心也惟爾元孫弘曄天資岐嶷稟性英明乃今年可就師爰命爾爲王世孫爾其親近正人緝熙于學惟新厥德以孚永世之休敬哉又頒宥旨于中外王若曰自古帝王莫不建儲副以端國本准嫡孫以定名分子以涼德承祖宗之緒念繼序之道永思其艱夙夜祗懼今元孫弘曄時年已八歲岐嶷夙成茲命爲王世孫既舉彝章宜霽鴻恩自四月初三日昧爽以前犯流以下之罪者除奸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慶延邦家既正名於世嫡恩推渙汗庶均福於黎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議政府左議政河演率百官進箋賀其辭曰黼扆登尊方撫熙運璿源毓粹爰舉徽稱慶衍邦家喜溢朝野恭惟主上殿下聰明時乂聖敬日躋善繼述而臻隆平繩其祖武重宗統而正名分貽厥孫謀茲當縟禮之成益致懽聲之沸伏念臣等猥將庸品幸際昌辰父母萬年竊効唐人之頌本支百世願賡周雅之辭諸道皆上箋賀百官賀時禮官欲用軒架備賀儀政府以除軒架用鼓吹只行四拜之禮爭之未決以啓竟從禮官之議時人惜政府之簡其禮也○賜酒于闕內各衙門及衛士諸色差備人○禮曹啓王世孫闕外出入時別侍衛八人執烏杖騎

馬分左右導從從之○已未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自良才驛至丁安富驛  
下三道要衝之路使客繁夥驛吏轉運奴不堪其役逃亡日多請復立  
寮訪俾得蘇復從之○庚申日暈○全羅道漕運船五十艘至喬桐鷹巖  
六艘遭風漂溺遣知印崔廣明審視之○宗簿寺啓今妄稱連屬宗派  
上言者頗多已下義禁府覈之今若以宥旨前事置而不論則復將誕  
妄文籍似前汎濫申訴弊不可言請以上言人及連累者令其道監  
司考其連派根因及可驗文籍其文籍有 列祖國諱其職銜年號印  
跡真偽備悉分揀區處以絕姦偽○傳旨禮曹京畿產出黃水魚 文  
昭輝德兩殿三月薦新以爲月令○先是慶州人民以本府仍舊爲監  
司本營下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贊成朴從愚左叅贊鄭采曰謹按  
先正益齋亂黨云東南州郡慶爲大尚次之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就道  
于尚而後至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尚而南未嘗由慶而北也若平安之  
平壤全羅之全州江原之原州黃海之海州等本營皆於近京竊謂以  
此意也今京畿旣罷水原數百年舊營而 移於廣州者所以重監司之  
兼任也慶尚監司兼牧尚州而捨兼官仍舊營非惟名實相違風化之  
行由南而北發彌施令似有滯緩一道兩營亦非體統之意左議政河

演右議政皇甫仁右叅贊鄭甲孫曰今考慶州人吏所持文籍自前朝  
至今以慶州爲本營其來已久且他道留守府如全州平壤咸興等官  
皆爲本營獨於慶州未有關係生民利害而遽削久遠本營之誦似爲  
未便前此慶州爲本營時亦以尚州爲留營進上及雜九公事皆行於  
尚州二州並稱本營 上從演等議○辛酉諭京畿監司今四月初一  
日大風全羅道漕運船六艘敗於喬桐忠清道漕運船二艘敗於南陽  
押船人失其衣糧恐或至飢寒而死衣糧隨宜題給其破船可修葺者  
修葺而給之不至失所又諭忠清道監司曰全羅道漕運船一艘至安  
興梁觸石而敗全船覆沒押船人盡失衣糧恐至飢寒衣糧隨宜題給  
不至失所護送○遣守藝文直提學鄭賜于慶尚道第其倭人賫來丹  
木銅鐵之品○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平安道漕轉米豆二十八萬一  
千餘石除救荒四萬石外二十四萬一千餘石皆爲軍餉守令毋得擅  
發必待戶曹文移方許支給從之○壬戌禮曹啓大祥已過請依舊行  
東宮肅拜從之○以李孟畛判漢城府事李渲中樞院副使尹仁壽  
府尹李邊禮曹叅議河潔司諫院右司諫大夫○傳旨吏兵曹九于  
除授內別件事預先啓達毋於除授日雜亂啓達○癸亥傳旨戶曹公

私船主格人漕轉之時卒遇風浪敗船或絕糧飢餓或天寒凍傷甚可哀也今後敗船者所在守令審其敗船之狀如或盡失衣糧例給救恤如不救恤而後現按律科罪○都體察使從事官朴審問回自平安道道死賜棺槨及斂襲之具驛傳屍柩○傳旨兵曹今圖畫各色旗樣書正統十三年三月日詳定遂印其上付諸威儀色藏之謹密毋使朽破新舊官解由交割曹亦不時點檢○甲子副知敦寧府事權聰上書曰臣素多沉疾加以緩風凡有動作專賴人扶性本愚昧無所知識百爾所為皆爲人所棄特荷 殿下復育之恩去歲甲子命臣爲晉州牧事

一二大臣及臺諫爭人之能抑人之善群議衆排假仁義飾巧同聲非議使臣無所得任反加詆辱遂終不得出頭臣見大臣之子弟得志者非一然中有過於臣者亦有不過臣者 殿下之懿親反不如大臣之子弟歟苟不圖之其弊不貲萬世之下可不謂寒心哉臣生二歲慈母見背 太宗哀臣孤弱使盈德縣事崔一夫妻爲收養特拜崔一判軍器監事臣自是長養此家年及九歲適養母大病其侍養五寸姪女夫金昫等巧說養母盡傳其藏獲臣則不給一口歲癸丑臣將此意啓達命下刑曹劾之金昫以養母祖上遺書力對刑曹乃取見遺書滿張

蜀草未成之書難以取信且聰承先王之命曾爲收養遺棄小兒即同己子雖有遺書不在此例養母即成許與令臣進上即下承政院命召都官官吏覈文賜臣臣伏受許與已有年矣今也知刑曹事金文起交結養母使孫金允茂指揮陰約以遺書呈狀都官劫納許與侵辱尤峻不就公論綢繆臨決病臣惴惴之心無路上達以訟者之分含噤難言亦累月矣惟仁聖特命攸司鞫問其情以懲貪冒臣今已有終身之疾恐謗不仕尸祿貪榮欲富非敢固惜微身實恃聖明私恩之弊也伏望恕臣不肖矜臣風病以罷臣職則聖朝有無私之美病臣有知止之風然臣已蒙寵恩得至四品曾無毫釐之補欲陳一二之弊謹以六條上聞曰察外官哀民生勿期限廣咨訪慎用人求遺逸瞻望宸極惶恐戰越且藏胎者養壽防疾之備也今星州牧使柳之禮厚結權勢巧媚監司上侮聖上下苦其民人苦倒懸萬口嗷嗷皆欲食之禮之肉也此語遍於境內其罪有十皆不下流罪然經赦宥不敢盡達有一不赦之罪胎山之木擅自斫伐創營衙門百有四十餘間其州品官一人又從而伐之山林幾兀巨竊念如此之徒擅動先王之胎室陵轍東宮之藏胎以搯國本奚異取長陵一抔土入太僕蹠馬藹者乎



惟仁聖深裁 上覽之下司憲府劾聰私嫌誣告之罪罷其職憲府請  
按律治罪 上曰不識事理者不可一依法律治之聰吉川君跬之子  
生長豪富稍得心疾所行多狂妄○前同知敦寧府事趙資上書曰臣以  
不才謬蒙 聖恩官至二品歲乙卯以病乞骸退休揚州于今十四年  
矣特令復戶一家安枕 聖恩益深更何所憂但近年盜賊興行剽掠  
村落耳目所及四隣之內或被燒廬或被刃杖父母妻孥僵仆流血見  
者酸鼻莫不痛惜豈特老臣所居一村而已八道皆然而閭巷少民因  
此失產者不可以數是誠國家所當深慮者也是以弭禁之方靡所不  
舉而強竊益盛者豈無其由老臣久在民間備嘗見聞而悉知其然  
矣蓋成屯作黨強暴彌甚者率皆無賴之徒姑以老臣寓居一村觀之  
今年正二月之間燒焚人屋者四路上搶奪傷人者三牛馬家產被盜  
者不可勝記皆未知何人之所作也但以顯迹者言之前郡事尹臣發  
捕馬賊乃才白丁也又有里人夫妻為強盜所害隣里捕獲乃禾白丁  
也臣家數月之內牛馬為盜所偷者四跡之至才白丁聚居之里然未  
即捕獲不敢言也以是知其強竊尤甚者皆此輩也蓋此輩本無田  
宅不事農桑常以丐乞資生飢寒迫切少則穿窬夜竊大則殺人火屋

無所不至歲甲辰改號新白丁給田籍軍許令平民相婚以安生業  
然立法以後未聞平民之婚白丁白丁之嫁平民而服田力穡者也蓋  
平民厭其異類而不欲婚嫁守令視爲餘事而不給田宅彼雖欲不盜其  
可得乎京外強竊此徒過半者宜矣臣竊謂申明此法男女老少一皆  
付籍仍禁自相婚嫁勿論平民及公私賤勒令婚嫁違者痛繩以法其  
中年老及已成婚嫁者官給閑田俾令安業如此猶且遊手恣惡者竄  
于新設邊鎮永充水卒如或逃散論以軍法以徵其餘○議政府據兵  
曹呈啓咸吉道都節使營以鏡城爲本營以故鍾城爲行營兩處往來供  
億之弊不貲請於鏡城止置都護府使革判官移節制使營于古鍾城其  
供億及各差備並以本營奴婢爲之勿役五鎮人民從之○乙丑戶曹判  
書李堅基啓臣近謂告往星州而還慶尚之民已皆耕田而無種未  
播即下政府議之僉曰雖官不給種亦足以播不必加給右贊成金宗  
瑞曰臣前年巡忠清道人皆曰無種未播然終無不播之田民之此言常事  
也 上謂承政院曰此事何如承旨等對曰民之貧乏無種者多矣前年  
雖稔遠年公私所糴及移轉徵納已盡其無種勢所必至豈可必知其  
周足而不之給乎 上曰宜加給種乃諭慶尚道監司閔恭曰前請穀

種十萬三千石已令題給今李堅基塔道內之民無種未播其道農事  
比他道爲早道內穀種不足則何不及時加請歟隨其不足量宜加給  
啓達其數○丙寅宥付處朴仲林等十人及徒流充軍者百餘人○兼  
知刑曹事金文起上言曰臣以蓬華狐蹤過蒙 聖恩官至三品又被謬  
薦濫爲兼知刑曹事專掌都官決訟才劣任重夙夜惕慮猶恐不稱今  
者副知敦寧權聰上言許臣以交結金允茂指揮陰約遺書告狀都官勒  
劫而欲納許與侵辱尤峻不就公論綢繆臨決果如此言臣之罪惡死  
有餘辜以事在赦前勿並論之臣之萬幸也然臣以決訟長官實有所  
犯而幸因赦免仍在職則於臣貪位慕祿之計得矣其於 聖上委任  
之意如何其於朝廷公議如何此臣所以不得不辨也臣稽諸事由允  
茂等乃於宣德八年將遺書始許都官又於宣德九年十年相繼追呈  
權聰親自對訟至今不決實非臣任都官後發狀也豈臣陰約指揮之  
事乎且金允茂名面臣未曾見聞今因許訟始聞其名然使人代訟故  
尚未見其面也臣雖貪冒安知今日之爲當職而預爲之指揮臣雖不  
肖敢與平生未曾相識者陰約而告爭乎况權聰托故不納宋氏文契  
故臣尚未考其訟案安有不就公論而綢繆臨決之理乎若以赦前所犯

置而不問則臣將死且不朽生將何顏更立於朝班乎伏望 聖上察  
臣痛悶不拘赦例特下敕司與聰對問臣若實有所犯肆諸市朝以爲  
後來決訟官之明鑒臣當無憾不報○戊辰刑曹申全羅道昌平縣囚  
強盜林生等四人依律斬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軍資監米穀以  
補充軍監守相迤立番不能專一因此軍需日以耗欠誠爲未便本監  
奴諸處供役者如各殿別監小親侍飯監別司饗尚衣院匠人及樂工  
等不得已各差備外其餘諸處供役者並皆刷除分定各庫錄名置簿  
專委監守萬有耗欠並令徵還今後本監奴母役他事從之○己巳傳  
旨吏曹叅外十五朔內未滿二考有待後考依他例施行仍資者後加  
資時毋得并計○庚午命右議政皇甫仁都承旨李思拓宗簿提調鄭甲  
孫修璿源錄宗親錄類附錄○慶尚道監司請加給種食八萬一千九百二十  
石從之○辛未日暈○壬申諭諸道觀察使節制使令送銃筒箭撥依  
倣製造又分遣司鑰何雲教於慶尚道副司直吳尚禮於全羅道司勇  
金有江於忠清道監造銃筒箭議政府據吏曹呈申諸都監枝色加  
定官負無廢貶之法未便請依實差例並令褒貶從之○以風變分遣  
騎馬驛子于全羅慶尚忠清黃海道令訪問漕船傷敗與否○全羅道

監司請道內種食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石從之○甲戌睦孝智上書曰  
地理之術於人吉凶禍福最大也而或者不究其理反以陰陽書為証  
詆略不加意識可笑也其法源於赤松子青囊之經今其經既亡不傳  
於世三代而上其見於經者曰相其陰陽曰相宅卜洛此皆聖賢著書  
立言之深意也降及於漢淮陰侯之葬其母也欲營高燥之地令旁可  
置萬家於是山川之勝地理之學有自來矣魏有管輅晉有郭璞隋有  
蕭吉唐有一行李淳風五代有范越鳳大宋有陳布夷皆得古人之傳  
以名于世由茲觀之相地之術尤不可不察也微臣之學此術蓋亦有  
年矣歲在辛酉特蒙上恩安居閭巷夙夜戰兢而涉獵諸書而粗知其  
理于今八年矣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之所能知也然其大略不  
過山水之向背氣脉之聚散耳郭氏葬書云全氣之地宛委自復回環  
重復又云來積止聚冲陽和陰世之人或遇氣聚之地則神靈安而子  
孫盛若遇氣散之地則神靈不安而子孫凌替其可忽諸朱文公經濟文  
衡云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體  
則必致勤重誠敬之心以為固安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  
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擇

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藏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樂螻蟻地風之屬以賊乎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滅絕之憂其可畏也以是微臣酷嗜此術不忍釋手而去歲丙寅冬自揚州至于麻田縣北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尋得一山大利南向坐癸向丁其地甚合古人之說祖山之來脈自孤陽山委蛇曲折磊磊落落或大或小或起或伏天一大乙夾從左右群山擁衛如葬書所謂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也至於入形入處主山高峙穴道豐厚明堂寬平而邃密龍虎蜿蜒而回抱橫案重重朝對疊疊水口捍門高峯卓立兩山關鎖不犯天外如葬書所謂形如負辰有隴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者也溪澗朝集而環抱於明堂之內大江悠洋而繞纏橫案之外如葬書所謂悠悠洋洋願我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山來水回貴壽而財也陶侃捉脉賦發跡迢迢形容端正左右交固山水朝應曾乳之間穴法一定神魂由是安馬子孫綿綿昌盛臣參考衆說而質諸此山則似不違於古人之說伏望特命精於地理者更考其形勢而後栽植樹木預養山氣此臣之至願也然而微臣以鄙繆之術仰塵天聰悚悸交心輒

昧萬死罔知攸措下風水學○傳旨承政院上護軍裴尚文其父年八十八歲每歲春秋許乘傳歸覲令其道監司給酒肉惠養尚文金海府吏也以醫術進爲上所知得至正三品常在內藥房黃緣市寵蔑視朝官曰都承旨不可望他承旨則可爲也其往金海也必使人持胡床前導與堂上官無異○乙亥禮曹啓請祈雨于北郊沉虎頭于漢江楊津朴淵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申慶尚道盈德慶州蔚山長鬚迎日寧海清河與海等各官於海邊差人防戍晝夜候望彌爲水直軍此本不立法又他道所無且勢甚孤單恐爲倭賊所虜今國家廣設烟火以備不虞上項水直軍有弊無益許令革罷以定他役從之○丙子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于承華堂○丁丑傳旨禮曹堂上官及別例事外三品以下謝恩改銜下直復命等肅拜除大殿並於東宮行之○儀仗詳定官啓新製拜表儀有黃旗二前導而迎詔勅黃儀仗無之未便請依拜表儀黃旗二加製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各道監司方面重任在任一期道內弊瘼未能周知僅行文書深爲未便請諸道及兩界皆滿三十朔乃巡慶尚道尚州全羅道全州黃海道海州江原道原州忠清道清州京畿廣州隨職秩兼任挈家赴任亦並錄於京中座目從之○

降香祝諸道橋兩于名山大川○先是吏曹判書鄭麟趾請罷各司吏  
典就閑之法下政府六曹議之至是領議政黃喜曰吏典仕滿都目去  
官常典也就閑之法非其所願乃國家因無窠闕不得已權宜之法也  
且吏典纔得去官不數月而即罷終無仕路此吏典之通患也蓋其就閑  
之吏豈皆有才而仍仕者必無可取也若曰入屬日淺更事未久則就閑  
之吏之次之人入屬日月執事經歷豈皆踈濶耶雖罷就閑之法仍仕  
者若以其次皆得去官之日將誰與爲用也臣以爲各曹各司郎官自  
尊其身凡事專委吏手或不檢舉值有違緩托以就閑者多不能整理  
耳允立條章隨復隨罷有戾示信之義夫子以信易生豈無謂歟請仍  
已成之法左議政河演曰各衙門高下自有等差吏典族勢才品不相  
上下而或有權務九品去官者或有八品去官者或有七品去官者吏  
典仕路有躡等之弊去官高處爭先入屬故卑官則只有一二人或無  
一人者實爲未便謹按至正條格掾吏陞轉條察院書吏依例須歷二十  
月轉報部令史一考之上許轉臺院等掾吏省掾有闕於臺院及考掾  
吏內選用吏部議得各衙門掾吏令史有闕依上轉陞是則古者亦有  
吏典陞差之例自今新屬吏典皆於權務九品去官衙門差定待仕



滿授職移八品去官衙門待仕滿授七品次去官以此陞差庶合事宜議者謂貧寒之徒二十餘年裹糧留京甚難然校之成衆官率馬從經二十餘年然後得拜六品吏典則無馬從獨身留京雖經二十餘年而陞授七品斯亦可矣况其間再陞品秩足以暢情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兵曹判書金世敏刑曹判書李承孫戶曹叅判李先齊曰續六典吏典去官之法至詳至備行之已以近年因吏典所告乃立六典不載就閑之法更改數年其弊不貲依已行續典之法工曹判書安止曰凡爲吏典者率皆遠方人旅寓於京桂玉之苦日甚一日竚待箇滿近來或因失農而闕其額又因加設甲士銃筒衛頗有移入者執事之吏就閑者不止而新屬者甚少諸司劇務因以滯緩亦爲未便姑從權典期以數年漸充額數然後更申就閑之法兵曹叅判金洙曰前此各司吏典執事者皆給適兒自革適兒呈都目仍仕者不勝其苦告訢蜂起於是立就閑之法若今革之告訢如前若仍就閑則各司廢事其中堪爲執事者給口食仍仕待都目方許去官上從黃喜議○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軍資儲軍需義倉備賑恤國家設置之意各有攸當而諸道監司守

令不顧大體混雜分給軍需日減故歲在癸卯受教義倉不足之數以  
軍資米穀補之其軍資米穀毋用賑恤然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惟懷姑  
息之計軍資米穀煩瀆啟請分給又不能一一收納中外倉庫俱竭弊  
復如前儻有軍旅倉卒之變或遇大饑將何以支反覆思之誠可痛心  
若不變而通之難以救弊今將諸道軍資義倉米穀之數參酌加給義  
倉以優賑恤之資令監司分道內州縣豐歉量宜支給每於月季計數  
移文戶曹其年分給義倉須於歲前督促收納以備明年種食軍資  
米穀毋得分給至於開閉其官守令毋得擅便若有開閉之時使其邑  
守令爲之其中義倉分給之後不能用心收納或不樽節分給以致義  
倉虛竭者年之大饑非若忠清之丙辰京畿之甲子黃海之丙寅而請  
發軍資者令依司推劾監司罪之其義倉加給之數及合行條件具錄  
于後一軍資監義倉本七十八百十二石九斗今加二千一百八十七  
石六斗揔一萬石自今令漢城府監掌斂散開城府義倉本一萬二千  
一百三十四石五斗今仍之京畿義倉本十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九石  
七斗今加二十一萬一千一百六十石八斗揔三十五萬石忠清道義  
倉本十八萬三十石二斗今加十六萬九千九百六十九石十三斗揔

三十五萬石全羅道義倉本十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十三斗今加二  
十四萬二千三百八石二斗揔三十五萬石慶尚道義倉本二十五萬  
六千八百九十一石八斗今加十四萬三千一百八石七斗揔四十萬  
石江原道義倉本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十二斗今加十一萬三千八  
十八石三斗揔二十萬石黃海道義倉本十三萬六千四十八石二斗  
今加六萬三千九百五十一石十三斗揔二十萬石平安道義倉本十  
八萬六千六石五斗今加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三石十斗揔三十五  
萬石咸吉道義倉本五萬二千七百二十石今加十四萬七千二百  
八十石揔二十萬石上項加給之數以前給軍資米穀收納充之若不  
足則加出軍資米穀補之一丁巳年以上義倉軍資米穀受出未償者  
並以布貨收納聽民情願貿易雜穀一民居貧富不同不是皆受義倉  
以生爲守令者民居貧富不曾分揀隨民所居無所可否一樣分給或  
爲奸吏所弄貧者受少富者多得國庫因以虛竭又無實惠自今各其  
境內人民田畝多少人口衆寡居計貧富守令預先分揀置簿如遇凶  
荒必其貧甚不自資生者然後撙節分給若妄給於不當受之人而因  
事後現則依六典論罪從之○已卯日暈○傳旨兵曹工曹漢城府今

年天旱多風火災可慮申嚴禁火○召議政府及吏曹判書鄭麟趾漢  
城府尹金何曰世子冠服已曾奏聞未蒙俞允今欲更奏何如且今世  
子撫軍監國非他世子之比而只服平角紗帽與臣下無異似率於理  
今欲令冠翼善冠無奈有所妨乎若以爲可冠而冠之則設有朝廷使  
臣出來或世子入朝則何以處之擬議以聞左議政河演以下皆曰冠  
服君上所命不可期以必得姑停之以待後日何如鄭麟趾金何曰  
臣等爲奏聞可也奏而得之則我國之福奏而不允庸何傷乎右議  
政甫皇仁曰翼善冠惟殿下服之其餘不得服也若服之則不幾於  
渾而無別乎金何曰冕服則已不得蒙允矣若翼善冠常時之服雖服  
之無所妨也昔讓寧以世子朝見着平角紗帽中朝人問曰爾世子  
何用此冠乎蓋以爲不可也然則世子服翼善冠常例也右贊成金宗  
瑞曰中國之禮服冕服者冠翼善郡王長子以下服非冕服故只着平  
角紗帽脫有中國使臣來見世子服翼善冠據法詰之其將何辭以  
對諸議亦以爲若未請冠服之前服之猶之可也今請冕服未蒙允俞而  
遽服此服無乃不可乎上曰衆議甚當姑停之○刑曹司憲府啓犯  
罪人收職牒推劾未畢而遇赦免者其職牒請還給之上謂河演等

曰職牒既已收奪而今欲還給於理何如演等皆曰罪未結正之前既蒙赦宥職牒亦宜還給但奸盜及罪係風俗者外其餘隨罪輕重或給或不給從之○諭咸吉道都節制使童加介性本奸詐反復難信其請居內地亦未可信卿當與加介言曰鏡城於亂等處野人聚居之地且田少難居端川以南則可居也彼若欲之又諭之曰今方農月挈家移徙彼此之間必失農業至秋移居反復開諭以觀其意○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野人往來之路而驛丞皆以參外為之非徒野人蔑視參外新進之輩或未更事驛路庶務措置失宜日至彫弊請依江原黃海京畿諸道例復置察訪從之○庚辰諭咸吉道都節制使今謝恩使通事金辛來言也先軍擊三衛韃靼又擊老溫江其里未等處野人野人同力拒戰不利還退本道境連彼土且有親信野人而如此聲息何不聞見以啓卿其細聞啓達其防守諸事暫不懈弛以備不虞○司諫院左正言金義蒙啓今立監司兼任之法臣等以為監司所兼皆界首州府地廣民稠事務煩劇監司出巡之時判官獨任事多留滯將不能堪雖有才能不得一一詳察如其不賢事務必皆委諸猾吏其弊一也愛憎之偏人情所不能無也監司三十箇月當守令之五考五考之間褒貶

上下或出於愛憎舉措失宜賢否混淆久而不辨其弊二也監司所  
在有首領官差使負又有驛丞教諭檢律營吏供億萬萬今監司兼任  
州府則其在本營之時必居多矣若以國庫供之則厥數侵多不可勝  
辦支辦不給則其勢亦至於橫斂其弊三也監司率眷赴任則予督往  
來所經州縣豈無作弊者其弊四也監司職係風憲若所兼之官義倉  
斂散及當該事務或失其宜則不可不劾若劾則監司儀體都無不劾  
則又無兼任守令之意已既被劾而治守令之罪責不得無嫌其弊五  
也請依舊制 上曰此法已行於兩界未聞有弊獨於諸道何不可之  
有且予立此法爲義倉斂散也義倉斂散之數一期之內不能詳知穀  
種多寡亦未之知當春播種煩冗啓達者比比有之若久任則必無如  
此之弊欲立此法以觀其效義蒙又啓曰 太宗嘗立此法旋即革罷  
又立三十箇月之法行之未久而復廢之此法若善不應如是也請停  
之 上曰當初議諸大臣亦有如若等言者然於予心以爲便故立  
之大抵立法定制務在固守不可以一人之言立之又不可以一人之  
言廢也此法業已定矣當行之以觀便否不可以若等之言改也○  
傳旨司憲府謝恩使李思任迎逢軍定州人金萬至遼東逃亡思任

及書狀官金國光通事金辛咸仲良等不能檢察推劾以聞○辛巳  
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又視事于承華堂○忠清道監司請豆種三萬  
石從之○壬午宣慰使姜孟卿報日本國使已到乃而浦爲進香 輝  
德殿及請藏經而來日本正 使文溪正祐再拜頓首上狀朝鮮國禮  
曹諸位閣下小僧壯年遊方於大國辱爲左右所知衣服鞍馬拜賜寔  
幸非翅攀楓岳金仙之躅抑亦獲覩大朝文物衣冠之美何幸過焉邇來  
二十八年銘佩不忘寤寐思之若丐貫祭我王不幸數年之間父母繼  
薨矧又邊徼騷然道路不通源義成雖接兄之武而即其位然歲尚幼  
矣不克嗣音國人爲之怏怏去歲丁卯八月特擢小僧以銜修好之命  
才乏專對恐有遺失不勝戰慄之至丁卯仲秋辭我王京戊辰孟夏初  
入大國之境已經九月可謂逆旅日久矣從者之輩勞苦萬端不言而可  
知也仁慈幸甚竊承 太上皇后前年厭世兩國中間鯨波萬里不  
能當時相恤因循至今茲命小僧虔備禴祭于月宇下故裝小舩以載  
土宜若干所以別凶事伏丐大朝肅拜之後擇日二子謹詣尊廟諷  
演佛徑以祈冥福是則我王之命而小僧將之亮察大平興國南禪寺  
迺我朝第一禪刹而王臣尤崇敬之頃者鬱攸作變法寶盡燼上下失所

依歸唯願獲一大藏經七千餘卷以付回舶我王書中已言之詳矣預  
 令左右知之勿勿恠恠江南產二貢曰趙文端曰柴江其官則共位于  
 正五品久旅日域宣德中正統元一再使于本邦以通國事天子殿  
 前親拜龍顏恩渥甚厚詔許又到日域故我王亦待之以禮茲仰大國  
 之風俗從余而來朝左右若一接見之不亦幸乎凡列國會同之燕主  
 人烹宰物命以瞻實筵禮也然禮隨其宜夫佛者之為道也不殺生戒  
 為第一余雖辱使命其是沙門也從者或僧亦或俗其俗假令雖許食  
 肉是故君子遠庖厨若新為殺之一切棄焉不得已用之則惟市脯買  
 魚為可也請先勅厨知之幸甚夫商賈之樂交易者無由私到外邦每  
 有使者從之而來自古爾矣今此船中所載賈客若干貢土宜亦若干  
 馱咸欲入王京鬻之而今農時若許陸行驢載馬馱恐費民力也非所  
 以大賢為政若又憚勞民止之海隅不利市場則絕商賈人遠來之心  
 亦非所以大國懷遠吁為之奈奈何何以余計之惟舟行為可也若然  
 大國得息民之政遠人遂交易之志則一舉而有二利不亦善乎諸公  
 圖之○癸未 上憂旱徹膳傳旨禮曹 文昭輝德殿顯德嬪魂宮供  
 上外各殿各宮勿進酒諸道朔望進上除薦新外勿進○甲申以旱還



給朴仲林等數十人職牒○遣通事康文寶移咨遼東請還金萬○五月乙酉朔 世子行別祭于 文昭殿○同副承旨李季旬啓書有三宅三俊三宅者就是位者也三俊者他日次補三宅者也既能用賢使居其位又須預養次補之人隨其位闕精擇而用之此天下古今用人之大法也監司之任係生民之休戚其選固重必用政府六曹臺諫之薦其擇之也精矣然政府及任事大臣不得出使矣其餘堂上官或聯宗室之親或在勲舊之裔或以武略或以邊功其以賢能而擢之堪任監司之職者幾何人哉以此不多之賢能雖欲擇之蓋亦難矣無問賢否不擇而遣之則可矣若欲精擇則當今在位恐未滿各道八人之數也豈預養次補之意乎近日平安監司之選也 上曰若有可堪者雖階通訓當陞二品以遣之其急於用人者至矣然拘於行守之法以賢能爲通訓者蓋寡誰能當其選哉李仁孫雖爲通訓頃者知兵曹以未滿判軍資箇月從有司之請旋即改之臣不識仁孫之賢否然既已陞之而又降之用人甚狹臣實憾焉待守其法而使賢能滯於下位豈國家用人之大道乎已成之法不可遽革其在常流用資格可矣若才德奇偉之士不次擢用以廣待賢之路 上曰予已知之未幾仁孫拜禮

曹叅議○禮曹啓請褻巫僧禱雨從市祭五方土龍令京城各戶柅門從之○丙戌傳旨禮曹宗親勿論職之有無皆用綠色馬韉又傳旨宗簿寺宗親不用綠色馬韉者及無儀章徒步者並皆檢察時有宗親微服兩行爲人所辱故有是命○以旱罷諸處營繕○諭平安道監司韓確歲壬戌昌城民多逃亡慮其潛往他境下旨尋訪皆逃在深遠之地未以乃還今政府啓平安道沿邊入保之令過於嚴猛人心未安或有流移之弊即令兵曹移文問之都節制使啓沿邊各官之民前此逃亡者九百八十八人今逃者四十人如此無知之民逃入他境甚可畏也上項民人逃去之處旣得聞之乎何故略不致意至今不刷還而又不啓達乎其逃去之處訪問以啓且遼東迎送軍率以無產業者差送及至遼東或逃隱生事或丐乞穀米或以物市米貧窮之狀以著甚爲不可自今擇有恒產者差送若有冒名代行者痛行禁理此後如有丐乞及交易者非但罪至其身押行千戶及守令並令重論○禱雨于社稷及昭格殿又行蜥蜴祈雨○丁亥判中樞院事成抑卒抑禮曹判書石因之子也蔭補供正庫注簿累遷同憲監察歷工曹佐郎正郎甲午以軍資副正居父憂起復爲大護軍丙申再轉爲承政院同副代言明年

陞左軍司知摠制壬寅出爲全羅道都觀察使遷工曹參判丁未拜右  
軍都摠制居母憂踰年起復庚戌拜工曹判書尋改中軍都摠制明年  
擢議政府參贊乙卯復拜工曹判書己未進議政府右贊成明年除中  
樞院使丙寅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事至是卒年六十三輟朝二日贈  
贈有加官庀葬事諡僖靖小心畏忌僖寬樂今終靖抑之女爲誠寧大  
君夫人 太宗悼誠寧早夭嘗囑 世宗曰成氏一族待以功臣之例

由是待遇殊異恩眷優渥子得識重識○禱雨于 宗廟○諭平安道

監司韓確予聞黃海道今年耕種有實而民亦不至飢困其道自安州  
至義州民有飢色田多荒蕪予惟黃海連年凶荒恐其民未蘇復耕種  
或失時而今乃如此其道則近來不甚失農而人民計活田野之闢反  
不如黃海其故何哉又聞遼東護送軍其數不多而以貧窮無產業者  
遣之至有乞食買米以著邊民貧殘之狀何也卿其致慮施行○戊子  
賜故直長尹煥家米豆三十石以其女將選入東宮也○己丑 世子  
行端午祭于輝德殿○平安道閭延雨雹或如馬蹄或如鷄卵冰塊交  
下○禮曹啓今安東府吏等以賀封 王世孫上來竊稽宣德八年受  
教允有慶事踈遠各鄉人爭先來賀甚爲頌弊今後璿源大鄉 皇妣

內外鄉

皇祖妣

皇曾祖妣

皇高祖妣內鄉

中宮內外鄉外母

得來賀安東爲

世孫外鄉許令肅拜從之

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奉

常寺齋郎本爲祭享歌舞而設元仕及祭祭習樂取才仕摠計滿三千

一百八十六日者坊許去官然近來爲齋郎者不願本業爭望別仕他

務由是不解音律一不與祭專以別仕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之內去官

有違設置本意今後元仕別仕祭祭習樂取才仕相半者乃得去官別

仕雖多元仕及祭祭習樂取才仕未滿一千五百九十三日者不解音

律一不祭祭者勿許去官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典樂署工人之

數本少

文昭輝德殿祭差備及殿庭鼓吹行幸大駕前後部鼓吹東

宮鼓吹俗樂文武舞歌工雜技差備不足工人元額二百三十人今加

七十人定爲三百人漸次充定但本署祿官只有二十一適兒若依舊

一年一都目叙用則受祿者少工人生理甚艱自今一年兩都目叙用

從之○庚寅日暈○世子受朝祭于繼照堂視事承華堂○納尹氏于

東宮封昭訓即禧之女也○刑曹申黃海道殷栗縣囚強盜田守等八

人依律斬從之○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申陽德縣土本壻薄年又連

歉民多流離其僅存者亦困於貢賦及赴防築城不得安居將盡逃散

請限三年蠲其貢賦赴防築城等雜徭以待蘇復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公邊州縣各口子赴防本邑軍人自十月望後至明年二月晦入保合番戍禦自三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五日分二番戍禦然正當農月分二番戍禦因此不能專力農事以致飢寒軍額日減誠爲可慮若六七月則天氣極熱雨水漲溢且草木暢茂又有蚊蚋蛇蝎之患雖野人似不得成群犯邊戍禦稍歇今後每歲六七月分三番戍禦以便民生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三軍甲士每番元額一千五百內兩界赴防者各三百京中侍衛者九百其去官適兒護軍十五內赴防適兒六侍衛適兒九而自司直至于副司正各品適兒不曾分揀赴防者到多每先受職侍衛者有沉滯之患自今司直以下亦依護軍適兒分屬之例司直元額一百二十內赴防適兒四十八侍衛適兒七十二副司直元額一百八十內赴防七十二侍衛一百八十司正副司正元額各三百內赴防一百二十侍衛一百八十以此定額分屬其都目適兒遷轉及疾病在喪等項各品窠闕若赴防者則以赴防者代之侍衛者則以待衛者代之從之○辛卯議政府啓清州金浦等地產玉合用服御之物依碧潼產玉例禁人採取毋得私用且禁用碧潼之玉屢有條

令謀利之徒濫隱採取私相買賣深爲不便自今凡諸處產玉採取買  
賣者依大明律僭用違禁龍鳳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  
百痛懲從之○壬辰禮曹啓旱災迫切請再禱于北郊風雲雷雨三角  
漢江木覓社稷宗廟雩祀從之○癸巳初宗室李湛先娶白氏後娶  
李氏及李氏死白氏出孝孫不服喪李氏出誠孫告憲府憲府以並畜  
之妻不可指爲其母今禮曹定制禮曹又以爲無古制難以臆議至是  
命世子引見都承旨李思哲同副承旨李季甸問之思哲曰立法前並  
畜之妻通謂之妻則孝孫宜服三年且祔祠堂宗室各服其服吊賻祭  
如常儀李甸曰家無二嫡天下定理並畜之妻不可以一體論然孝孫  
亦不可不服宜服期喪其吊賻祭宗室各服其服祔祠堂臣恐不可也  
世子曰若服三年宜祔祠堂李甸曰此禮之大節不可容易論定宜  
博考古制更議世子入啓上曰其與禮曹集賢殿考古制而更議  
於是禮曹判書許詡叅判柳義孫及李甸議曰禮諸侯不再娶大夫無  
二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高麗之季並畜二三妻者專是紀綱陵夷  
越禮犯分之事初非國家之定制也若六典謄錄所載尊卑相等並畜之  
妻恩義深淺分揀封爵給田其奴婢於衆妻子息平分者特以先後妻

子息互相爭嫡故姑立權宜之法以救一時之弊耳非萬世通行之正  
典也然猶曰分揀則蓋緣禮無二嫡之義也且封爵給田止於一人而  
其奴婢則平分者無他以爵田國家錫與之公器奴婢一家相傳之私  
物故也至於服制亦國家之公法六典雖不及論如其論定豈可以奴  
婢爲例哉其不得並行於二三妻明矣李湛先娶白氏後娶李氏俱有  
所生白氏則終身同居專堂執祭李氏則長在遐方元不同居方其李  
氏之歿也議者以爲兩妻之子均服三年之喪夫黨亦皆以服服之國  
冢亦皆致賻致祭白氏之子孝孫宜奉祀祠堂臣等詳祭昔王恂當漢  
未上計京師值吳魏分隔妻子在吳身留於魏更娶妻生昌後恂先妻  
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議者以爲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昌若追服前母  
則是自黜其親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爲訓昌等宜各服  
其服夫王恂之事出於不得已也且其吳妻旣爲先娶而執義守節尚  
且以爲不可並尊以追服况於越禮犯分之妻乎今孝孫專堂執祭所  
生之母尚在而爲父後娶之妻服喪三年是自黜其母旣爲不可况身  
爲主祀嫡子服父後妻之喪廢其祖先三年之祀尤爲不可雖然禮爲  
妾母尚且有服况父並畜之妻可無服乎孝孫且從權典服齊衰期年

情理爲近或曰孝孫若服期喪則無乃同於妾母乎是亦不然律文爲妾母雖服期年家禮則服總麻國制亦只給三十日之暇何嫌之有雖所生之母若父在或被出且服期年之喪今爲父後妻服喪期年亦何所不可且以夫黨之服言之李氏旣爲李湛越禮犯分之妻則禮官據法議制安敢効尤以擬正嫡乎又况賜祭致賻上之恩數尤不可並行於並畜之兩妻也至若孝孫奉祀之事則題主之際彌稱何母乎謂之妣則疑於親母謂之繼妣則嫌於其母之見默李氏之不得祔祠堂尤爲明甚今強以因循衰亂越禮犯分之妻並道兩嫡其賜祭致賻宗親之服與夫奉祀祠堂一體施行則旣非禮經之所載又非六典之本意非臣等所敢議也集賢殿應教魚孝瞻議同此都承旨李思拓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直提學辛碩祖崔恒朴彭年應教申叔舟校理金禮蒙河緯地李塏副校理梁誠之修撰鄭昌柳誠源李克堪副修撰李承召徐居正正字韓繼禧議曰禮有正有變若遇事之難處則禮不得不隨時而變大夫無二嫡禮之正也並畜數妻通謂之妻禮之變也高麗之季士大夫並畜二三妻遂成風俗國初因循不已至永樂十一年始立法定限凡有妻娶妻者以先爲嫡而本年以前並畜者則不論前後



但以尊卑相等通謂之妻此事以當時國無定制習俗因循之使然非若一二人越禮犯分之事故不得已爲一時權宜之變禮耳若於其前國家明立禁章使不得並畜兩妻而有人踰制僭禮則謂之越禮犯分然矣李湛之事則舉世滔滔罪其習俗則可也獨以湛爲不能拔於流俗而歸罪恐不可也借如娶妻親迎禮之正也男歸女第我國習俗之弊也今若以不親迎爲不由正禮而獨歸罪於一二人可乎何以異於是國家既制爲變禮皆名爲妻而載諸六典則其不可有所輕重明矣父既以妻畜之國家亦以妻論之子亦生時以母事之獨何死後而疑其服乎今湛李氏之娶在立法之前白氏李氏固無尊卑之嫌則孝孫之爲李氏服喪三年而柩祠堂無疑矣既爲湛妻則夫黨之各以其服服之亦無疑矣且賜祭致賻出於上之恩數苟思之所在則雖庶孽亦及之况既爲湛妻則其賻祭也尤爲無疑矣豈可以並行於兩妻爲嫌乎或謂六典膳錄不得并封其爵分給其田緣禮無二嫡之義也臣等謂膳錄所載封爵給田專以其夫恩義深淺同居與否爲之分耳非以其爲有二嫡之嫌也若以封爵給田爲嫡則正嫡固當以先後爲重豈以一時恩情爲之區別耶立法之意蓋謂均是妻也故於二之中擇其

息之重而為之異耳非獨指一為嫡明矣且後之娶妻既曰越禮犯分  
 之妻則其不得為嫡明矣而隨息淺深則後妻亦有封爵給田之時而  
 曰不得並封給田緣禮無二嫡之義前後相悖而恐無謂也若王昌之  
 事則當時議者或以為當服或以為不當服或以為各服其母服衆議  
 紛紛然其事與此不同恐未可據以為證也或以為孝孫所生之母尚在  
 而為父後妻服喪三年是自黜其母臣等謂孝孫之視李氏誠孫之視  
 白氏均為父之妻若孝孫嫌於自黜其母不服李氏則後日誠孫亦  
 豈可服白氏之喪而自黜其母乎若然則兄弟相為路人而不以父之  
 妻待其母也豈近於情理哉生時並畜既無嫡妾之分矣死後服喪寧  
 有自黜其母之嫌乎或謂孝孫且從權典服齊衰期年又謂妾母只給  
 三十日之暇與此無嫌臣等謂期年乃律文妾母之服今李氏既非妾  
 母則無故而降服義所未安蓋非妾則嫡非嫡則妾必居一於此既謂  
 孝孫不可服嫡母三年之服又曰無嫌於妾母三十日之暇是非嫡非  
 妾進退無據而創為古制所無之服恐未可也或又疑題主之際稱号  
 為難臣等謂前母繼母奉祀稱号亦非前賢所定古典所載而士大夫家以  
 義起之定為稱号何獨於此以稱号未定而廢其祀哉且曰二母不

可並祔假使白氏無後而誠孫奉祀則以李氏祔乎白氏祔乎以李氏  
祔則是自黜其父之前妻也以白氏祔則是自黜其母也其不得不並  
祔無疑矣孝孫之於李氏亦猶誠孫之於白氏也豈可輕重於其間而不  
祔祠堂乎大抵並尊兩嫡禮之大禁國家當其時斷以大義決然以先  
娶爲嫡則今日無此議矣既爲立法通謂之妻而一朝遽爲分別則非  
惟有違於立法示信之義於事勢亦多防礙不得不爾且此已有限年  
定制非後世通行之法固無開爭長亂之患也將兩議以啓下政府議  
之僉曰禮官之議是矣然六典謄錄先王定制雖二三妻皆許爲嫡  
允喪制何得不同宜從思拓等議季甸又條陳其不可一天下之事不  
過經權經者不易之正道權者變而得中者也雖曰立法前事三綱五  
常萬古不易豈立法然後使綱常得其正乎以不立法亂其綱常謂之  
變而得中可乎一雖曰六典謄錄所載先王定制雖二三妻皆許爲  
嫡允喪制何得不同然二三妻者貴賤皆同未可的指某爲嫡某爲妾  
故私家奴婢使之均分此特一家之事耳至於封爵給田只給一人此  
國家公論變而得中者也今二人喪制一體施行則無乃與六典之意  
相悖乎意非變而得中之事也况謄錄一時之事乎一禮記小功不稅註據

正服而言此非正服而宗親稅服恐亦未安一繼母祔祠堂張子曰一堂之中豈容二妻祔以首妻繼室別立一所可也程子曰凡配只用正妻一人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若再娶者無子或附別位夫繼室養親承家奉祀繼後所不可無也其禮之正明白無疑而程張之論若此其不同至朱子然後同祔之論定並畜二三妻其可謂之變而得中得入祠堂乎若並祔論定則專堂執祭先妻尚在以奉後妻可謂變而得中乎然衆議如是政府之議亦如是服喪三年亦是厚事服之猶可同祔祠堂斷不可也臣非堅執已說若違於禮恐貽譏於後世也命世子引見李甸仍示內製書曰此書與爾意同然以傳旨下議則必有以予意所向而附之者矣書爾名似若爾議令文臣六品以上議之其書曰六典所載二三妻皆以嫡論者全爲其子而言也若欲論其正則雖有先後之殊而其族勢也其成禮也初無輕重之別今以某氏之子爲妻子某氏之子爲適子則不唯其人之鬱抑而當時見用之士勢有不得黜者多矣故國家不得已而立此權制然其妻之封爵不可以二只於一人施之以此觀之國家立法之意可見矣國家命爵只在一人則謂其人爲正妻明白無疑當附祠堂其餘則於父恩義已輕於國家

不受爵命雖不以爲正母可也既不以爲正母則當服期年或雖曰服期則與父妾同服不可然禮窮則同聖經多有之雖服期何嫌之有不以爲正母而當服期則不祔祠堂之義明甚議者曰繼母雖多皆祔於廟今此數母皆以爲嫡則獨不祔廟可乎此說似矣然繼之一字其義甚正爲禮之經故當祔於廟並畜二字其義非正爲禮之權不祔於廟又何疑乎受爵命之母既祔於廟已所生母不得祔則當祭別處已母雖不得爵命而已之服喪當服三年如常假如所生母爲父所黜則不祔於廟而其子不得不以正稱其母不得不以嫡稱今此事正與此同國家只於一人命爵餘人不命爵其不命爵之義是國家黜之也國家雖黜而不命爵其母不得不以嫡稱其子不得不以正稱今議者徒執六典並稱正嫡之文而不究國家命爵只在一人之意也於是六品以上議之大司憲尹炯等三十二人同李旬議兵曹參判金鉉等四十二人同思議吏曹判書鄭麟趾參判李審參議卞孝敬曰禮無並嫡天下古今之所共知故聖人之議變禮雖多皆不之及前朝之季並畜二三妻越禮犯分極矣永樂十一年始令痛禁誠爲美法但論其恩義淺深雖後妻終身同居則給爵給田是使之樂欲長亂也而可乎何其當

時有司議法如是之草草歟今不載之正典收入謄錄而已其不可爲  
經遠訓世之意亦可見矣議者之據以爲定法亦爲未安國家亦不可  
爲越禮者制法明矣宜依王恂故事兩妻之子各服其服如欲極禮之  
變則亦不過服衰或變服會葬而已尸曹判書李堅基判李先齊曰  
今觀禮官之議說禮之經無以加焉然李氏爲湛之妻使孝孫服妾母  
之喪可乎集賢殿說禮之變曲盡無餘然並畜之妻強擬諸前母繼母  
而並祔者非惟國典所無亦禮經之未聞也臣等以爲白氏李氏湛既  
以妻畜之則孝孫誠孫皆以母事之白氏死則誠孫服齊衰之服李氏  
之死孝孫當依父在母死之服行期年之服奉祀則白氏當祔於廟李  
氏則專堂別祀略倣魯仲子之法可也如是則白氏不爲加尊而祔廟  
李氏不爲居卑而別祀名雖同而禮自別實不異而分自定合古之道  
得今之宜禮雖小變不失大經矣刑曹判書李承孫參判趙遂良曰當  
依王恂故事各服其服然通謂父妻則亦不可無服當從權典服期喪  
給三十日之暇可也賜祭致賻尤不可並行於兩妻夫黨亦不可遍服  
二三妻之服矣今孝孫專堂主祭而所生母尚在將李氏稱何號題主  
祔祀堂乎宜令誠孫別祠奉祭慶昌府尹鄭陟曰孝孫之於李氏雖非

繼母之正姑依六典先後妻之法比繼母義服三年至後日白氏之喪  
誠孫亦義服三年奉祀則誠孫別立祠祭母至若封爵給田湛已得罪  
無復有議賜祭致賻亦宗親之禮一從禮官之議停之其餘或以爲降  
服妾母之服或以爲服期並耐祠堂或以爲服三年待白氏歿後並耐  
群議不一 上謂李甸曰孝孫爲李氏服期喪誠孫別於他所奉祀李  
氏令禮曹如此定制至是年十二月禮曹報政府政府啓不必立法思  
括李甸亦啓曰立法前如此者必不孝矣立法之後斷無此事何必立  
法但孝孫不可不服然亦不定爲期三年之喪任其所爲從之使其從  
兄李獲言其不服之非孝孫始服喪已近期矣○司憲府啓知麟山郡  
事李耕驟曾以有妻娶妻被本府之劾因赦幸免又爲熊神節制使自  
作婚書娶妻星州之地其薄行如此夫守令近民之職不宜除授 上  
議于政府而罷之私憲府以吏曹謬舉並劾之掌令元自直詣闕請劾  
兼判事左贊成朴從愚 上曰初當除授擇之不精固可責也然勿劾  
之自直聞命乃曰劾政府大臣心甚難之今命勿劾是爲吾等之喜也  
喜形於色無一言而退時議譏之○甲午議政府據禮曹呈申投化野  
人等受賜奴婢交易奴婢妻家奴婢率歸本土甚爲未便痛行禁止從

之○議政府據刑曹呈申咸吉道驛路凋弊以其道散居形奴婢聽本  
主情願屬驛戶以下三道在典農寺奴婢准年歲換給從之○乙未世子  
受朝祭于繼照堂封馬島宗貞盛使送人等獻土物○禱雨于北郊○  
右贊成金宗瑞上書曰近來屢被旱災公私俱竭今年之旱又甚來年  
已不遂矣若又十日不雨則已生之苗或至枯槁未生之苗亦不萌動  
西成之望絕矣瞻望昊天略無雨徵天數適然耶人事有闕耶是未可  
知也而豈可謂天數適然不求諸人事而修省乎方今政治綱舉目張  
纖悉無遺固無闕失但行之有過不及之差則亦足以召傷和氣臣今  
連遭重服獨處於家晝夜思所以弭之之方罔知其要敢以一二碎屑  
條件謹陳于後願寬多言之罪少垂睿覽不勝隕越之至一全家入居  
以實邊塞固國家長遠之慮然親犯只一身耳其餘妻子族親之不知  
情不同犯者只以家長之故而離鄉土遠遷邊邑必生怨咨自今一家  
同犯者外徒流依律文只坐犯者法外全家入居一皆停寢一平安一  
道境連上國國家要衝之地人物阜盛器械精備必百倍於他道乃可  
維持近來各官人物流亡物故日增凋弊殆甚而賦役之煩猶在故或  
役或戍勞苦倍昔愁嘆不絕若不變而通之臣恐弊痼已甚救之難



矣願詢管掌大臣極救此弊以寬民力以弭怨咨一刑獄之事易起怨  
咨自古而然 聖上灼知此弊詎降慎刑之教丁寧訓誡然法官議刑  
之際務從重典少有平恕習俗已成雖 聖上每從寬典未減施行然  
萬機至繁豈皆一一皆如是也或有不中之差致傷和氣願益廣寬大  
以救此弊且赦者所以蕩滌瑕玃以開自新之路有司或以情涉故犯  
不可全釋或請罷職或收職牒九人之情皆慕爵祿寧受刑杖不願削  
職自今例當原宥者一切不問前此宥而削職者亦宜寬貸以悅人心  
一行守職之法誠美矣然施行之際或有過不及之差賢愚同滯古人  
亦言其弊矣姑以一事言之別侍衛甲士一年四品去官者無慮五十  
餘人內直司擢錄事直受六品者亦不為不多東班從仕者號為賢能  
拘於資格高秩陞遷者鮮少此則賢能獨滯而反不及於雜進者矣士  
大夫雖無冒進之心榮進之望人人皆有之願小變而適中以慰士大  
夫之心一各司蒼赤內富實者投屬閑役貧寒者獨受苦役晝夜皆在  
官家固無營私之暇無衣無食不能自存必有起怨傷和者矣自今不  
緊各差備求屬者求屬匠人而未成才者一皆除下以均勞逸一本國  
之俗習尚侈靡衣服鞍馬務飾華麗婚姻之禮競用綾羅以此婚姻愆

期或有傷和之女大抵風教自上而下故今於嘉禮皆用土物獨士大夫之家尚用綾羅誇耀無知甚非以禮導民之義申明禁令先自士大夫之家以及平民嚴加痛禁使儉素成風婚姻以時則是亦弭災之一端也一國家昇平已久四境無虞然旱乾爲災民間多苦此正修省恐懼之時也其邊警聲息軍情緊急事外凡有興作一皆停寢以答天譴待其時和歲豐然後舉之○以李樺同知中樞院事李邊中樞院副使李仁孫禮曹參議鄭昌孫集賢殿副提學朴健順司諫院右正言金自雄慶尚道左道都節制使李宗睦全羅道水軍處置使○行蜥蜴祈雨于慶會樓池邊○丙申雨○世子引見議政河演皇甫仁贊成朴從愚金宗瑞參贊鄭萃鄭甲孫議宗瑞上書條件傳 上旨曰其一妻子族親之因家長所犯并入居者予亦惻然但今邊鄙已實不須入居則已矣邊鄙未實入居之法不能頓革則除妻子族親獨身入居有妨於固邊之策且家長遠遷運方爲妻子者不許同赴則不合人情間有無狀者不念家長遠遷惟以無罪隨去爲冤然豈可爲此等人改其法乎今若革此法而無後弊則善矣如不得已復還此法則民怨倍於今日矣何以處之其二平安道事務雖多無非禦寇之備民雖受弊不能盡革

古之人處事至當禦敵便民兩無所妨今之人安能爾哉欲禦寇則有弊民之事欲便民則失禦寇之方深可愧也然彼此無害不甚失宜則庶乎其可矣何以處之其二刑獄之事有司固守法度君上務從寬厚息自上出是固然矣故近年以來有司所讞予常未減不依重典且爲君之道以不失信爲貴故赦後追奪告身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敢輕舉但今國家待大臣甚優雖已罷職儀章如舊腰金冠玉固自若也大臣有大罪者輕給朝謝無乃不可乎其亦何以處之其四箇月行守之法予以爲行之甚便不可革也前此未立此法之時効力邊圉累立軍功勞苦尤甚者未蒙超擢而安處京城略無功績者驟遷高秩其弊不少且資格重事不可委諸有司以專其權以騁其私也故此法不必更議也頃者宗瑞亦以爲言今乃有此言也卿等以爲何如其五各司富實奴婢濫屬工匠子亦嘗聞深以爲不可也其亦去其可去者使不至於有弊可矣其六婚姻之家僭用綾段其顯然易見者猶可以禁若其閨房深密之處外人所不到雖有犯禁者孰得以知之哉國制堂上官外不得服用綾段而婦女則公然服用尤爲不可也禁之之勢若是其難何以處之其七興作之事稍稍除去且今南大門之役已告畢矣未罷

之事又欲一切停罷卿等其逐一商議以聞河演等退而議之宗瑞曰  
入居非欲得請但陳心所懷耳行守之法非欲罷之也但欲小變耳其  
餘數條亦非以吾言爲可行也在議之如何耳第一條河演皇甫仁曰  
入居所以固邊亦以懲惡不可停也朴從愚以下曰罪犯奸盜及敗常  
亂俗者外勿令入居第二條平安道之事僉曰權罷都節制使令監司  
兼之弊可革矣且遼東迎送軍關數猥多量宜減損第三條僉曰罪法  
重大者告身不可不奪然其間豈無不必奪而奪之者願 聖上知此  
意務從寬典則庶乎其可矣第四條行守之法僉曰不可更改然其間  
多有過不及之差假如監察爲承議而持平爲承訓在本府祇迎祇送  
一從職事其在朝班持平在下而監察居上且曾經守四品者出則爲  
都事而不得爲經歷又如西班或以折衝而行司勇或以彰信而守護  
軍賢否勞逸不甚相遠而爵不稱職乖錯如此並皆改正第五條各司  
工匠稱爲傳習濫相投屬且以鞍工一事言之私家一人所作之事十  
餘人爲之各異其任他工類此者頗多並皆刷除第六條婚姻之家禁  
用綾段令甲所載願申明此禁犯者痛繩 上曰平安道革節制使卿  
等以長遠之策孰計而言歟後日便否更議以聞收奪告身行守之法

予以卿等之議斟酌行之不必更立條章各司工匠令鄭萃與承政院同加磨勘刷除綾段之禁亦宜申明僉曰平安節制使必須罷之亦無後弊 上曰然○議政府據吏曹呈申曆筭官本不口傳臨時承命而仕無仰曹及褒貶之法今生徒稱學官官負備訓導請令屬禮曹褒貶從之○丁酉對馬島宗貞國遣人獻土物通書禮曹曰父盛國時歲賜米五六十石或至八十石今只給十五石請依舊例賜給下禮曹議之歲給米豆二十石○戊戌宣慰使姜孟卿馳啓日本國正使正祐等欲多率僕從如京船舶所載之物亦欲盡輸京師臣反復開論欲定爲二十人如丹木銅鐵等物皆令留浦京外之價固無絲毫之別雖使輸京負重道遠徒爲有弊而已正祐等尚不肯以爲銅鐵若不輸京便還本國命都承旨李思括禮曹判書許詡議于政府曰遣尹仁甫往論如何僉曰率來人更以四十爲定銅鐵輸京不宜許之當與義論曰此事已立法立法固守彼我所同不可以一時之請輕改之也又讓之曰人臣受命通信隣國乃以商價之徒不遂其欲棄其君命可乎去留任意爲之如此則彼必感悟而來矣願以此意令仁甫往諭即賜仁甫衣遣之○司憲府啓河福生本妾產也今爲軍資判事一司之長所繫至重身爲

庶孽何以率其下乎漢城府決事之官趙清老爲參軍其父石山國喪  
奸妓罪涉不忠父有如是之行而其子可以禁人非乎 上曰福生功臣  
之後雖除此職未爲過也況軍資非臺省政曹之比乎清老之事將議  
諸政府政府啓漢城府雖云決事之官所決類皆雜訟不關大體清老  
之爲參軍無所妨也從之 憲府復請改福生曰身爲妾產外祖又犯賊  
當死蒙宥幸免福生不可爲一司之長 上曰良妾之子雖至宰樞可  
矣且今賊吏之後非獨外孫雖直孫或有登科者福生之爲判事何以  
過乎竟不允○已亥諭知大丘郡事李甫欽爾所啓社倉事宜下政府議  
之僉曰難行又下集賢殿議之或以爲姑試之或以爲不可行衆論如  
是其不同故其社長賞職節次不可據以爲定然社倉之法朱文公固已  
行之且爾方銳意爲之便欲姑試一邑以觀民之好惡爾其試之其布  
置之方略務要徐緩勿致煩擾同封集賢殿議并考之一集賢殿副提  
學鄭昌孫直提學辛碩祖崔恒直殿李石亨校理金禮蒙河緯地副  
校理梁誠之修撰柳誠源李克堪副修撰徐居正曰社倉之法前賢所  
已驗行之得宜則誠如甫欽所言而甚便於民也但議者以爲此法雖實  
爲民而設然取息之名似累大體且社長未能盡得廉謹者則或僥倖

得爵或窺竊羨餘務於取息而收納過中或慮還收之難只給富戶而不給貧獨其他侵漁豪橫無所不至惠未及民而先受其弊臣等妄議大抵立法之初以為永終無弊者及其久也弊必生焉况此法利害之議今已紛紜要當先甲熟講詳加節目姑於大小膏壻不同數郡行之數年驗其法之利害與民情之便否果有利無害遍行諸道為便應教魚孝瞻曰社倉之法意則美矣然其斂散辦集非柔弱者可能必歸猾吏之手自古未聞管財利之權而能惠澤及民也甫欽論糴之弊乃曰十五斗幾至十八九斗社倉收息不過三斗比之於糴可無大弊此不然也今以社倉之法觀之則於十五斗收息三斗是十八斗也而豪吏斂之則必至於二十餘斗弊又甚焉雖百巧言謂實無弊臣不信也夫立法必審民情之好惡若民情厭之則終必病民利雖百倍莫如勿行若不得已而必行之則請於四五郡縣行之四五年俟其民熟驗便否仍加訪問雖守令社長皆曰可行勿聽必一邑之民皆曰可行也不獨一邑之民必四五郡縣之民皆曰可行也然後行之可也不如是則宜不可行應教申叔舟校理李塏修撰鄭昌曰近年飢饉相仍民生凋瘵義倉之糴尚未能償又立社倉而取息竊恐民不能堪也取息本欲為民

向其於大體實亦有累焉且其歛散之間茲橫日滋弊將萬端反違國家  
救民之意雖曰社倉前賢所已行之法然是亦特試於一邑耳及其頒  
諸天下則果皆無弊乎固不可徒以先儒已驗之法而必謂之可行也以  
青苗錢法觀之當初試之於陝西非不利也至於通之於天下則四海  
嗷嗷悉受其弊豈可以便於一處而遂謂可通於四方也凡立法貴因  
民情事勢之所當為不可強之也臣等妄意社倉之法不必試驗然  
後知其不可也○庚子司諫院啓今以李仁孫為禮曹參議軍資監箇  
月衙門仁孫為判事未滿箇月而超拜堂上官有違於法 上曰堂上  
官除授非他雜職之例子非不知而為之以特旨除授何不可之有諫  
院又啓前此仁孫為知兵曹事政府以為不可故改之今若以堂上官  
而枉法經迤則箇月之法無乃從此而毀乎 上曰前日之事意必自  
下啓之而除授故改之若堂上官出於特旨豈宜如此不通○傳旨司憲  
府李宗元特授西生浦萬戶之故及三軍鎮撫口傳別侍衛入屬年月  
與其出處推劾其時兵曹官吏以聞安崇善少時為 啓聖殿直與月  
令向上奎休相友善及崇善為兵曹判書然之子宗元謁見自言曰曾  
入別侍衛至拜司直屬散願毋忘先父之交授一微官崇善即以爲三



軍鎮撫未幾除萬戶其實宗元未嘗入別侍衛乃自身也議政府發其事以啓遂下司憲府劾之○壬寅江原道監司請木麥種四千五百六十石從之○癸卯平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獻白雉○刑曹申晉州囚私婢吉加伊歐罵其母慈山郡囚強盜義連等十人依律斬從之○甲辰大司憲尹炯等上疏曰分莫嚴於嫡庶惡莫大於贓污故庶孽不齒於士族贓吏累及於子孫所以重名分勵廉恥誠古今之大防也主上殿下以寬仁之德包容之度庶孽賊吏之後如有可取亦或收用至許赴舉其所以善善長惡惡短恩之至也然未嘗以通顯之職輕許除拜河福生河久良妾所出贓吏金音之外甥別無才德只以勲臣之裔以玷東班分固過矣今又拜軍資判事夫小司之長猶云不稱而况判事衙門之高也僚佐之多也尤不可以此輩而處之也大抵俯仰無愧自反不縮乃可以非人之非而人亦敬畏福生一身兼有兩咎已爲士林之所卑矣將何面目搃治同僚以尊體統以副人望也哉今使福生覲然就職長于一司與門閥士族略無區別則聖朝所以嚴族屬之別重贓吏之罪勵士風之義恐自今日而始毀矣豈特卑以陵尊賤以防貴之弊而已哉將見士夫爲子孫守廉介欲垂令名於後世者亦變

前日之所守矣未流之弊誠可慮也臣等職在風憲不敢舍默再續天聰未蒙俞允非徒臣等缺望實惟物議之未孚伏望改授他官以正名分以勵廉恥 上曰賊吏之後既許赴生負及第矣判事雖尊何加於此况福生非他功臣之裔雖其庶孽能繼其家足為國家之喜也宜當掩護其咎以繼先業爾等之言固善矣予不能從諫院亦諍之不得

○乙巳 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于承華堂○諭忠清道監司聞椒水行宮失火人逮繫鞠問今當農月累日繫獄甚為不可速令放遣刑曹申典獄囚尚衣院匠朱金盜御府真絲長水縣囚強盜金有山依律斬從之○丁未咸言道定平慶與兩電損禾○庚戌 世子觀稼于西郊餽農人壬子司憲府申司醞注簿李伯道通其司酒毋請收奪告身鞠問從之竟死獄中○甲寅平安道江界府兩電損禾○通事康文寶押金萬回自遼東都司回咨曰萬至青石嶺以病在後還就崔家寨病愈來首付文寶以送都指揮使王祥因謂文寶曰此人非逃欲還本國因病未果人命至重此意須啟 殿下 上曰此人若向本國而來則疑其不逃也慮或恐怖自盡且逃避也饋酒食差人監守今承政院取其供詞萬曰謝恩使未至遼東萬因乞食入遼東城留四日出城

還館謝恩使已回還矣萬向本國出來遼東差人捉還召謝恩使李思  
任書狀官金國光通事金辛成仲良等問金萬逃狀對曰臣等初到遼  
東館照名給糧萬親受發遼東之日萬亦在翼日道中乃逃此言與遼東  
咨略相似而與萬之言大不同矣命下萬于義禁府鞠之仍謂承政  
院曰頃者李思儉爲義州牧使有一僧逃入遼東思儉移文遼東以爲僧  
強奸處女以逃遼東執其僧以強奸取招轉送朝廷朝廷亦以強奸取  
招實非強奸者思儉詐稱重罪移遼東遼東及朝廷因其移文而以強  
奸取招實爲可笑今遼東咨與思任之言相同亦未可深信然萬向本  
國出來之狀中國皆知而以逃避蒙戮則後日中國聞之得無笑乎  
此事係人生死不可容易決之其召義禁府提調丁寧訓飭萬竟坐誅  
○六月乙卯朔藝文大提學安崇善上疏曰竊聞嬰兒病傷於飽大臣  
病傷於權權之所在乃自古危疑之地而不可不慎也臣猥以庸資謬  
蒙恩遇自筮仕以來允所揚歷必清且要旋願一身未得一藝之可稱  
實是天地之私雨露之恩也臣之尋常至願處權重之地雖未効絲毫  
之補常懷兢惕庶欲免一身之失近日無狀之徒宗元之事出於愚臣  
在任兵曹之日陷於姦術察之不精之罪則雖至誅戮尚有餘辜然宗

元之見獲於小臣小臣之見侮於宗元有由然矣歲在甲午年間臣受  
啓聖殿直之任宗元父李休亦以向上爲是殿月令常同寢處相要以子  
孫毋忘之戒臣於休雖無族屬之分宿昔之恩既與之同僚積日相交  
焉得無情癸亥年臣爲刑曹判書時有稱前司直李宗元投刺云休之  
子也始知名貌乙丑年兵曹判書時於入直之所累次來見且願從仕  
觀其外貌信其巧言自陷其術問其出身之地則答云別侍衛毋喪終  
制百目不仕此乃可欺以方也且問前資則乃忠毅司直也臣問別侍  
衛都目遷轉無正品之例宗元曰別侍衛五品遷轉後連中都試加資  
至此耳此亦言順理直且鎮撫所職銜單子內以忠毅施行則尤非如  
臣愚暗者之所可疑也臣謂政之所在權之所重一資一級題品注擬  
裁自 聖旨臣雖至愚豈不願莫測之禍而自爲陷身之機乎宗元以  
白衣奸佞一朝得受五品駭於聞見千古罕有衆人則然矣雖臣之親  
戚子弟謂臣必有所以有口皆欺無顏可措臣念至此不覺痛裂心肝  
臣之此心將何以明姦諂小人瞞官情狀曾不察見徒以舊知人之子  
許接臣之罪也臣若於休與宗元父子之間暗受一毫之財且心知宗  
元之姦計知非用意冒濫 聖聰則天之降禍豈止臣之一身今雖不有

顯戮子子孫孫世受殃禍臣之至情無由上達呼天痛哭而已臣之於  
君子之於父苟有窘迫疾痛之苦則疾呼而告哀者仁愛之至也故敢  
冒天威仰陳鬱抑伏望憐臣孤直諒臣卑懇不報○知大丘郡事李甫  
欽報頃承諭書及集賢殿議又將甲子年諭書布告境內言其立社倉  
本意及賞職社長願爲社長者二十餘人擇十三人爲社長分爲十三  
社每社給本二百石又作小圖書付社長每當分給藉其受者姓名及  
斗升之數遂以圖書印之以防奸僞成二件一社長自藏一納官以備  
遺失境內人民皆云有義倉又有社倉自今以後豈復受私家長利人  
皆利之唯私畜長利者不便焉○丙辰司憲府啓李宗元所犯至重安  
崇善懷私舉用崇善從子詮今爲典獄丞恐與宗元漏洩言辭相應修  
飾且監禁虛踈致令逃亡亦可疑也姑令罷職不允憲府又啓若不罷  
職限事畢勿令出仕 上曰崇善之事固爲非矣然待遇大臣之道豈可  
逆料而曲爲之防乎若等所啓甚爲峻密不可從也○傳旨戶曹宜  
寧府院君南在領敦寧安天保漆原君尹抵祭田二十結恭安府尹閔  
時判開城柳源教授官林西筠書雲正鄭均祭田十結並給主祀  
者二代而止○丁巳司憲府啓安崇善與李宗元父自少交親及掌武

選非不知宗元非別侍衛司直也而舉以爲鎮撫又授行副司直萬戶  
累加叙用猶璠階於術中誤錯用之巧飾不承且西生浦萬戶既以宋  
溥爲之後欲以宗元爲西生浦妄托以溥所居近於道安浦啓達換差  
亦不輸情鄭麟趾成念祖李審李思哲等非不知崇善縹繆不公之狀  
也而曰全不與知郎廳李禮長具致寬宋守中阿附堂上飾詐不服並  
奪告身鞫問遂下崇善宗元禮長致寬守中于義禁府麟趾念祖審思  
括並令保放推劾○諭宜慰使姜孟卿日本國使非他島倭之比上京  
人數從其請以六十人爲定且其銅鑼丹木等物並令輸京○己未吏  
曹正郎李永瑞入妓笑楊妃所寓妓乃司正閔叙所私者也叙率其弟  
司直叢姪孝元持杖突入縛永瑞斷其髮以刃擬之曰吾不斷汝頭者  
以吾恩門故也杖之濱死褫衣反接驅至刑曹道中有一朝  
官下馬哀請叙於馬上怒目叱之人不敢近刑曹囚其妓放永瑞永瑞昇  
歸于家叙赴武科時永瑞終試故曰恩門明日永瑞奴告狀刑曹刑曹  
具啓上問承旨曰爾等所聞如何左承旨趙瑞安等啓曰臣等聞永  
瑞被酒路入笑楊妃所寓閔叙因而毆打耳非奸所捕獲也 上曰永  
瑞果奸叙妾則固有罪矣然旣斷其髮則可以已矣又於路上反接毆

辱無乃已甚乎瑞安等曰永瑞雖奸叙妾如非奸所登時殺死則不可擅自打傷且朝官雖有大罪有司推劾必須啟聞奪職然後乃囚况永瑞爲政曹郎廳叙烏得而擅杖哉宜當痛懲上曰叙系出何閩政院啓非議親遂傳旨刑曹曰奪叙設職牒并孝元禁身鞫問仍教曰永瑞若死叙等罪干死刑宜以死囚例監禁永瑞初欲掩而不發托安平大君瑤召閔叙請勿告叙不聽永瑞不得已使奴告狀永瑞初以生負奸成均館奴妻被執絀髮至是兵曹正郎李賢老到永瑞家慰之因戲曰君之髮正是薤菜永瑞漸赧薤菜剪而復生故云○庚申議政府據刑曹呈啓節該謄錄文武各品驅從之數正三品代言七名副提學以上五名司諫以下四名從三品至四品三名五品至九品二名宗親元尹正尹二名副元尹副正尹一名然宗親驅從之數不及於文武各品未便自今宗親正三品以下各品驅從一依文武正三品以下驅從之數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自隸螺匠杖首喝道所由等諸色使令呈都目隊長隊副去官受祿後作散或差或工或定軍役今方加設軍額之時請於上項去官人內自願仍仕者以攝六十以取才格例試之入格者許令仍仕依例遷轉從之○壬戌命承政院議安崇善李宗元之罪

政院啓崇善宜坐大臣專擅選用律宗元知而受假官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召議政府及義禁府提調南智李堅基安止等以政院之議問曰崇善罪律如何宗元罪律不其大輕乎崇善宗元及其他與於除授官吏所犯雖是一事或在赦前或在赦後推劾之際赦後之事連於赦前則不計赦前而鞫之歟赦前之事並皆不問乎其署宗元告身諫院官吏以赦前不問乎抑鞫之歟其時入參政房承旨亦何以處之仍以崇善上書示之曰大臣上書發明其罪至有誓辭固不可不信也然其曰與宗元父休素與之交有子孫毋忘之語崇善與休道不同其交契必不如此若與父交深則安有不知其子至于今乎假使不知又安有不問其人踐歷遽授職任乎此皆道辭且鎮撫口傳之後中外喧騰崇善獨何不聞而又除萬戶乎此其所當問也崇善功臣之後且有才識擢用顯任父爲都承旨自後常任重寄予之旨意靡不詳知今乃如此雖至斬律可也宗元以早蠶一箱山鳩一首致贈崇善予謂此特小小物耳固無所妨其他所贈更問可矣而事無證驗臆度強推亦不可也然鞫問盜賊必推前後所犯今宗元姦計萬端以自身冒受正五品之職其所犯豈止於此乎宜以此問之義禁府尚不問此而徒以拷訊爲



請宗元姦惡至重雖至壓膝猶爲不足况拷訊且待啓請而後爲之乎  
無乃緩乎南智等對曰臣等請拷訊者非指宗元也乃欲問除授官吏  
但郎廳誤啓耳右議政皇甫仁與南智等同辭以啓曰安崇善罪律政  
院所議然矣李宗元宜坐以詐假官之律又曰赦後之事皆連累於赦  
前則不可不並問待其畢勿然後考其赦之前後而定罪爲便諫院但  
不能覺察耳且在赦前似若輕矣然不可不推承旨之罪又輕於諫院  
矣右庶贊鄭甲孫獨曰赦前之事一切推問無乃不可乎赦前赦後所  
犯皆其詐假官也既無輕重惟以赦後一端推劾定罪臣之意也上  
曰予意及卿等之議禁府固已知之矣其以此鞫之然赦前赦後之論鄭  
甲孫之言甚善赦前之事必須證驗考覈者外並皆勿推後義禁府啓  
崇善事情明白匿不承服請拷訊命除拷訊反覆詰問又啓宗元已經  
拷訊五次猶不服請壓膝以問從之○上謂皇甫仁等曰有唐人柴江  
等二人隨日本國使來欲以日本朝貢中國之事請於本國大臣或言  
使邊將不納或言可納予謂國之大事進退之權出於邊鄙一將不可  
也故許令來京若來京而請之如前則何辭以對皇甫仁曰當初不欲  
納者小臣也領議政黃喜之議亦如此但衆議不一而 上亦許來京

臣謂彼人雖發此言當曰朝貢上國唯在貴國後分非我所敢進退也任意爲之何所不可而必欲依我國爲之乎宜以此對之耳○傳旨義禁府閔叙嘗在忠州歐其母推鞠得情以懲其惡并鞠誣告李永瑞奸所捕獲之故又遣副知通禮門事慎詮于忠州鞠歐母之狀○癸亥傳旨兵曹世子講武及門外之行以一角四瓜青龍旗前導○右承旨李宜洽左副承旨安完慶右副承旨李師純同副承旨李季甸議啓三事其一前此傳旨身死者不得與還給職牒之例臣等謂職牒有無雖不關於死者然其子孫書於四祖題於神主且曾經三品及臺省者子孫以此承蔭其緊關如是文王之政息及朽骨其身無存殺不赦之罪則已矣例給之人以身死而不給恐未安也其二律文常赦所不原條其赦文臨其時定罪名特免及減降從輕者不在此限謂降死從流從徒徒從杖之類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今降赦宥之後減死徒流者不與放赦之例恐亦未安其三以起爲陳收奪職牒首領官守令等亦未與還給之例罪重於此者猶得還受此輩職事如舊而未得與還受之例亦實未安伏惟 上裁越二日 世子奉命引見宜洽等議三事對皆如初 世子曰身死人還給職牒久遠之事定限爲難季甸曰

久遠難知者則已矣其所可知者論其輕重可給則給可也假若十人  
犯罪並收職牒一人身沒之後九人還受而一人未受則罪同罰異豈  
不深可惜也世子入啓上曰還給死人職牒定限爲難不可從也二  
事予當思之後還給以起爲陳首領官守令等職牒命季甸議于政府  
如強盜等罪當死而減等從徒流者會赦則在原免之例乎赦文云但  
犯強盜外則似不可赦也律文歷舉常赦所不原之罪其下乃曰減降  
從輕不在此限則似可赦也何以處之政府僉曰但犯強盜外云者非  
如減降從輕者例也若減死從徒流者則律文旣如此宜在放赦之例  
上曰例則然矣今將何以處之僉曰但當隨其罪之輕重放赦從之初封  
世孫而肆赦也令承政院議還給職牒及赦徒流人左承旨趙瑞安掌  
之季甸謂曰身死人職牒以起爲陳者職牒及減死徒流者亦當取旨  
施行瑞安曰身死者不還職牒已有傳旨復何有議乎減死從徒流者  
其所犯則死罪也安可與直犯徒流者比而取旨乎以起爲陳則我亦  
曾以晉州牧使降資收職牒予自晉州而來也首相河演謂予曰見奪  
職牒終當不還以此知其不當取旨也季甸曰上二事有言可執猶云  
可矣以起爲陳守令之事則雖國家立法若有可疑則當請而改之况

一相之單辭乎瑞安終不從之季旬乃與宜洽等議而啓之及還以起  
爲陳守令之職牒也餘皆來謝恩瑞安終不謝以固其執時人非之○  
甲子儀註詳定官啓今參詳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廐牧令率典乘習路  
馬則東宮馬宜稱路馬然禮記路馬註云君駕路車之馬又云蹴路馬  
芻齒路馬皆有誅宋皇帝鹵簿稱路馬則路馬之稱不可用於東宮明  
矣唐宋制韉馬皇太子二十四匹親王八匹群官一品六匹二品三品四  
匹程氏議曰韉馬用色帛同裏一方氈蓋覆馬脊更不施鞍元史云路  
馬韉馬並鞍轡鞞勒則韉馬亦或有鞍轡矣謹按本朝大駕鹵簿御馬  
二匹仗馬十六匹法駕御馬二匹仗馬十二匹少駕御馬二匹仗馬六  
匹今東宮儀仗於小駕儀仗差減其六則馬匹亦宜差減東宮用大儀  
仗時當前立馬一匹左右分立三匹掖七匹用少儀仗時當前立馬一  
匹左右分立二匹掖五匹其當前立馬依唐王府官典軍兼知鞍馬之  
文稱鞍馬左右儀仗內馬依唐宋王公以下鹵簿之制及程氏之議稱  
韉馬用畫氈蓋覆如何同副承旨李季旬啓曰鞍馬之言以其兼知而  
言也本非馬號也疑不可稱於仗馬也當前及左右分立之馬皆稱  
韉馬如何且元史韉馬並施鞞勒鞍轡則今韉馬施鞍轡亦無妨也上

從李甸之議傳旨禮曹曰前此大駕法駕小駕儀仗中心分立馬稱御馬  
東西分立馬稱仗馬今後並稱御馬東宮大儀仗用馬七匹一匹當  
前立六匹左右分立小儀仗用馬五匹一匹當前立四匹左右分立皆  
著鞍並彌鞅馬○傳旨議政府或云閔叙毆母之事吏卒多言之侍從  
之臣多言之朝士多言之宰相有言者勲臣子弟有言者侍衛之兵有  
言者義禁府官員至家鄉推得其情與京中喧騰之言無異以此觀之  
其毆母之罪十分明白當殺無疑假使不毆而毆妹不已逆母之言至  
使其母自削其髮其為不孝何如自知罪重忍杖不服必至死無言矣  
雖死救下何惜之有境外野人有犯綱常者國家不計生釁必殺無赦  
而如此惡人得容於天地之間必無此理也曰罪疑惟輕曰俯從輕赦  
從輕者可以論於雜犯不可以論於不孝元惡之人也或曰此說極是  
但此事本無告狀而其人今已三壓膝而不服終必不服矣當減其死  
流海島如何予謂雜犯之事則當從輕而此事固不可從輕論當於二  
說之內求得其中而行之議政府議曰今承內旨考其案閔叙毆母之  
事雖不承服然以衆證之事觀之與妹相詰使母自斷其髮又杖其妹  
家婢梅花其母止之不從曳出于外杖之母彌痛謂曰與其杖無罪婢

寧杖我身叙以手推其母因墜地又杖其奴使母哭泣又抗言於母曰  
以一女子而納兩婿年長長子尚不成婚其惡有甚於罵詈當殺無赦  
雖死杖下果何惜哉若以忍杖不服減死從輕則元惡不道之人何所  
懲乎限輸情拷掠鞠問遂下諭書于慎詮曰聞叙隨母在忠州時忌其  
妹婿侵責不已使不得安接與妹相詰或推擠或麾打其母且誘致其  
妹家婢梅花欲奸之因與相詰母曰母奪汝妹婢叙曰試嚙十指何指  
不痛陵辱其母且歐之至使自斷其髮京家隣里及士林喧說鄉中隣  
里衆人聞而切齒者頗多所犯情狀明白無疑必須得以懲其惡爾  
知此意窮盡推鞠叙之歐母無他證驗只因永瑞之事朝野皆疾之必  
左右搆此言故時人疑其誣也且叙之母朝夕哀號以辨其誣與律文  
親告乃坐之義率矣○乙丑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于承華堂  
○世子引見右承旨李宜洽左副承旨安完慶右副承旨李師純同副  
承旨李季甸議罷平安道都節制使宜洽曰但除有弊之事耳一道主  
將不可遽革完慶曰當罷之季甸曰臣於平安一道未會親至聞諸朴  
薑云平安道雖無節制使既有江界朔川兩節制使可以將一道之兵  
以此觀之節制使可革也師純之意與季甸同時議者曰都節制使搃

一方兵政下三道亦皆置之况平安爲國重藩不可一日無主將也今以有弊欲革之是何意也平安之弊則不在手是也○司憲府啓副司直朴興美曾犯奔競之罪付處稷山中路誘押去人竊付處公文逃歸其家雖赦前所犯其用意甚姦縱不追罪仍還付處下議于政府政府議曰大明律允徒流入在道會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放若曾在逃雖在程限內亦不得放免據此而論興美不宜放免當更付處于遠方從之○刑曹申黃州囚強盜僧法連等八人依律斬從之○丙寅召禮曹判書許詡曰今來日本國王使臣予既不出見除肅拜於予只令行禮於東宮如何若爾則東宮接見之時使臣拜於階上手階下乎東宮起而受禮乎坐而受禮乎我國雖蔑視日本然稱爲敵國其接待之禮不可不議前者卞孝文使日本見國王之時令拜於階上及館待之時館伴坐北壁令孝文坐西壁孝文不坐曰吾坐東壁館伴坐西壁禮也館伴坐東終不西孝文意以爲初欲坐北壁今已下坐東壁不可強之遂坐西壁又昔我使至日本路見一大臣乘轎子而來下馬彼人不下轎子而與之語彼亦有輕我之心矣今來使臣接待之禮何以處之而可乎詡對曰臣以爲遙拜大殿次拜東宮且其接待之禮本我國臣

民既已稱臣於東宮倭人亦稱爲少王東宮當坐於繼照堂上令倭使  
立於西班三品班頭拜庭下引見臺上並皆坐而受之何所不可  
上  
曰卿言當矣然大事也亦當議于政府○丁卯傳旨議政府平安道都  
節制使今姑革之依國初舊例令監司兼之統理軍民之事然依舊例  
以平壤爲營則庶事繁夥且遠於北方當依黃海江原道例節制使營  
仍置寧邊其軍官及各差備不可闕者令監司磨勘啓達其餘不緊各  
差備一皆罷之○戊辰義禁府啓李宗元以詐假官斬安崇善以太臣  
專擅選用斬李禮長宋守中減崇善罪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但禮  
長等以事在赦前當免從之特減崇善死收告身付處于忠清道鎮川  
縣宗元竟死於獄崇善見人所長不知其短聽人巧言不知其詐故陷  
宗元術中以至於敗○己巳曲宴于內殿賜酒肴于闕內諸司○庚午  
日本國使僧正祐等來宣慰使姜孟卿復命○刑曹申平安道嘉山郡  
因強盜亡龍等八人依律斬從之○兵曹啓定東宮代行時侍衛之數  
宗廟輝德殿祭代行司辟翊衛司差備忠義衛並全數蓋陪近仗十二  
別侍衛一百步甲士六十各分左右前後運槍牌甲士各五十韃馬七  
匹兵曹堂上郎廳各一都鎮撫承旨各一郎廳鎮撫一 文昭殿別祭



司辟翊衛司並全數差備忠義衛九蓋陪近仗十二別侍衛一百步甲士四十各分左右郎廳鎮撫二 健元陵獻陵英陵別祭司辟翊衛司並全數差備忠義衛九蓋陪近仗十二前後運槍牌甲士各五十別侍衛一百分左右持標旗甲士二韃馬三匹捉虎甲士二十兵曹堂上郎廳各一都鎮撫承旨各一郎廳鎮撫一至正受賀及日本國大內殿使人忽刺溫諸種野人酋長接見時司辟翊衛司差備忠義衛並全數蓋陪近仗十二別侍衛二百槍牌甲士三百各分東西韃馬七 受朝參及武科殿試諸島倭客雜種野人肅拜時司辟翊衛司差備忠義衛並全數蓋陪近仗十二別侍衛一百槍牌甲士一百各分東西韃馬三迎詔勅及使臣接待時司辟翊衛司忠義衛蓋陪上同別侍衛二百步甲士二百各分左右前後各二運槍牌射牌各五十韃馬七匹兵曹堂上一郎廳二都鎮撫承旨各一郎廳鎮撫二觀射時司辟翊衛差備忠義衛並全數兵曹堂上一郎廳二都鎮撫承旨各一郎廳鎮撫三訓練觀提調別侍衛一百步甲士六十各分左右前後運槍牌甲士各五十韃馬三成均館視學司辟翊衛忠義衛別侍衛步甲士前後運槍牌甲士並上同轎子陪近仗四十韃馬三兵曹堂上郎廳各一都鎮撫承旨各一郎廳鎮

撫二講武司辟翊衛並全數差備忠義衛九前一運槍牌甲士五十二  
運射牌甲士五十前隊壯勇別侍衛五十捉虎二十武夫銃筒衛五十  
獅子衛五十吹螺赤六隊壯勇別侍衛五十後一運槍牌甲士五十持標  
旗甲士二兵曹堂上一郎廳三都鎮撫二承旨一郎廳鎮撫十一司僕  
官負韃馬三內禁衛無時門外之行司辟十六翊衛十兵曹堂上一郎  
廳二承旨都鎮撫各一郎廳鎮撫二差備衛六蓋陪近仗十二別侍衛  
六十分左右內禁衛前後運射牌甲士各五十韃馬三匹○壬申司憲  
府大司憲尹炯等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欺罔之罪王法所不  
赦固不可以屈法而伸恩也今安崇善特蒙殊遇待以腹心歷揚清要  
屢任重寄恩至渥也宜當至誠敬謹天心圖報乃昵比少人李宗元累  
次濫用當崇善執政之日阿附歸依者幾人而獨於宗元用意如是夫  
豈徒然反覆鞠問則必有情由姑舉欺罔之實條陳之宗元非徒白身  
之人至有盜竊之行累及其父見黜於鄉薦之無因用之無據多方運  
謀通情相應稱爲別侍妄作來歷遂於鎮撫注擬舉用以累武班重選  
其欺罔一也又稱前資忠毅即除行副司直詐與人官其欺罔二也至  
若萬戶職掌邊事所係匪輕必考武才方許除授乃以宗元公然注

擬其欺罔三也西生浦之近於宗元鄉曲則然矣宋溥之家隔在韓山其於道安浦實不便近雖愚者可知崇善豈不知其妄稱各種附近矇矓啓達一日之中輒使換差陰濟宗元之欲必行而後已焉其欺罔四也原其情則欺君之心極矣按其事則弄權之罪著矣是 殿下以大 臣之禮遇崇善而崇善敢以小人之心欺 殿下也一蔽天聰罪已大矣四犯欺罔罪不容馬曾謂 聖明之朝而有如此之姦乎天道昭然終以自露情見事自律該極刑 殿下特從寬典俾全身首只收告身黜諸近地凡有耳目孰不缺望古人云治而不嚴不若不治之爲愈也又曰既知之而復赦之則姦臣何所懲乎此又可法可戒之言也儻或治而不嚴知而復赦則安知後日將復有如崇善者乎臣等忝叨法官不敢舍默請置於法仰煩 天聰至于再三尚未蒙允不勝痛憤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依律科罪公道幸甚於是移貶于慶尚道固城縣○前 叅判柳漢本賜棺槨石灰六十石○癸酉鄉通事金貴善從日本國使 正祐來與倭相狎監護官元尚孚李桂遂等欲治其罪縛致庭中正祐 等發憤先使從者至監護官廳事解貴善縛仍詰辱之正祐尋至尚孚 等下堂揖之正祐怒而不答因上堂坐繩床使人執尚孚等下庭督令

跪之尚乎等不屈大言責之猶不聽益憤尚乎等奔告禮曹正祐又使通事朴有生告禮曹曰吾所率來之人不告而擅罪無禮爲甚禮曹以啓上曰前此倭使未嘗如此無禮昔者有倭使因求經板而來曰若不給吾當死於此而不返其從者密言曰上官人通書奉國欲以兵船一千來伐奪經板以去上官人聞之大怒曰此非吾之所知也因叱之曰何爲發此言也縛而欲殺之不與食亦有不食使尹仁甫和解之上官人猶不解縛與回禮使朴安臣同還日本至九州乃解縛實上官人所爲也非誣也然其怒在其身不至若此正祐曾到我國稱臣今又銜命而來我國亦禮待乃懷忿肆行無禮初入境蹴踢繩床今又如此若如島倭則使不得肅拜可也此乃敵國奉命使臣不可不待似予不知而惟以禮曹之意開說責之乎佯若不知置而不問乎令左副承旨安完慶徃議于政府及禮曹判書許訥皆曰正祐所爲固是無禮不足責也尚乎桂遂亦且輕舉其受辱有由矣宜令禮曹問于正祐曰監護官言使臣無禮陵辱使臣之言則乃以監護官爲無禮願聞其故則彼必有所答矣於是遣姜孟卿尹仁甫問之正祐曰鄉通事吾自浦所率來者也雖有罪不告於我而擅縛實爲無禮故吾使從者往請釋之

不聽又送副官人亦不聽老僧親往請之監護官見不爲禮從者以爲無禮諭以下庭耳何敢督跪哉孟卿曰此等事我皆掌之鄉通事有罪宜當告我以罪之監護官輕以處之上官人亦不告我而親往監護官廳事是可笑也正祐曰吾意監護官必殺貴善急往救之不爾則吾何必親往孟卿又曰自館詣闕道過宗廟乃我殿下下輦之處也又過輝德殿東宮下馬之處也前此諸種野人過此路不以爲言者以彼人不足數也今上官人以禮自處者敢告正祐謝曰今待我以禮引諸善道感喜無己我國亦有宗廟凡人不得騎而過孟卿還啓上曰初聞監護官之言使臣甚爲無禮今聞使臣之言不至若此乃下禮曹議之禮曹啓監護官輕舉之罪不可不問鄉通事亦所當問遂下元尚字李桂遂入金貴善于義禁府獄罪之有差○司諫院上疏曰刑罰當罪則爲惡者知所懼罪重罰輕則爲惡者無所懲今者安崇善以元勳之裔久居喉舌位至二品其殿下殊待之恩至矣爲崇善者固當夙夜盡忠圖報聖恩之萬一不此之願嘗秉政權宗元片無才技且無前職詐稱忠毅夤緣請托徇私曲從矇矓申達既於鎮撫注擬入抄授以忠毅副司直鎮撫未久又於萬戶薦望之時詐論來歷道安千戶旣已

受圈俄而托故改望一日之間再行欺罔綢繆換差原其用意豈無甘  
情其擅權自恣誣上行私不忠不敬莫此為甚此誠國家不赦之大  
罪也義禁府請以鞫問情由殿下姑從寬典命除拷訊義禁府照律  
以啓殿下不忍致辟只追職牒付處近邑臣等不勝憾憤擬欲陳聞  
請置於法於正統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司憲府具疏以聞殿下不准  
其請又下南極付處之命臣等職在言路倍增痛憤切惟罪重罰輕非  
為政之小失也此等之罪若不置之於法則後日為惡之徒將何所懲  
乎伏望殿下斷以大義將此崇善之罪依律施行以快臣民之憤不  
允○刑曹申典獄囚強盜守山等三人原州囚強盜姜萬等九人依律  
斬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申平安道寧邊都護府使其道都節制使  
必兼之今不別遣都節制使請革判官從之○禮曹啓定日本國使肅  
拜儀前期一日攸司設典儀位於勤政殿月臺上東邊通贊及奉禮郎  
位於殿庭西邊東向北上使臣位於殿庭道西北向東上異位重行又  
設使副位於月臺上當中北向東上設案於勤政殿前楹外當中又  
設使臣歇所於弘禮門外西邊直房設案於北壁其目前一刻兵曹勒所部屯  
門列仗使臣至歇所置國書於案上時至奉禮郎引使臣由西俠門就

殿庭位

使至勤政門捧書以入自立定奉禮郎引使副升自西階詣月

臺上

奉禮郎至階而通贊贊跪傳旨通事傳言使副跪進國書船主以下皆跪

承旨跪傳捧置于案上通贊贊俯伏與平身使臣皆俯伏與平身引降

復位少頃司謁傳旨通贊贊跪使臣皆跪通贊贊俯伏與四拜與平身

使臣皆俯伏與四拜與平身奉禮郎引使臣以出東宮肅拜儀前期彼

司設使臣位於繼照堂庭中道北東向南上異位重行使副為一行設

品行船主押物侍奉為一行伴又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道西北向東

上時至通事引使臣就門外位待朝參官班齊奉禮郎引使臣入就庭

中位隨班肅拜訖司鑰傳旨奉禮郎前承旨引使副由西階升堂奉禮

階而止別通事引入使副入堂東向俯伏船主至楹外東向俯伏押物以下仍立

拜位待使副俯伏皆跪引見畢引使臣以出通事引宴廳○乙亥世

子受朝參于繼照堂日本國使僧正祐等隨班引見于堂內宣上旨

勞之賜宴于朝啓廳是日早朝正祐等先詣勤政殿在獻國書行禮如

儀其書曰日本國王源義成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國中間海程萬里

鄰好不渝天水一碧頃年西南沿海吏民數擾音問阻絕不勝愧怍也

今遣僧文溪致眷戀之意菲瑣物件具別幅採納為幸矣偶逢利涉之

時有懇請此方一禪剎轉法輪藏嬰八人災誦上殿闕三寶數以法  
寶七千卷付回便何惟弊邦教法流通豈非貴國清平善利乎抄秋稍  
寒順時保重不宣正統十二年八月日別幅彩畫扇二百把黑漆鞘柄  
大刀一十把練緯絹二十段香五十觔胡椒三百觔焰燭二十觔沙魚皮  
二十片生腦二十觔鮫魚皮五十片朱漆木車輓一百一十事白鐵一  
百觔蘇木一千觔 上謂承政院曰正祐嘗言爲進香而來今觀來書  
但有講和請經之事而無進香之語且觀祭文乃正祐承命之辭非國  
王之文也使人說此意於正祐而問之歟抑若不知而不言歟其令政  
府禮曹議之且其所進禮物並皆草率非復前日之比也召禮曹判書  
許詡議之詡啓曰進香之事正祐豈妄言實王所知也臣謂日本國王  
年方十四少不省事議事之臣亦不詳審也遠人進香以疑事阻而不  
進恐不可也且島夷不識禮義豈可一一以禮責之乎 上曰遠人進  
香自是國家之美事豈宜沮之回禮與否姜碩德相見與否卿其議于  
政府初正祐之寓興天也碩德久相從今之來欲請見之故有是議詡  
議于政府回啓云僉曰遣禮曹郎廳與姜孟卿以禮曹堂上之言詰  
之可知其情回禮之前此我使之往也待之以薄且倭俗云朝鮮使



來我王便薨是朝鮮厭之也彼深忌之回禮使不必遣也姑使人問之  
曰昔嚴光之來也問其回禮與否答曰今道梗不可使人回禮就付吾  
行可也今聞貴國亦不安靖回禮之事何以爲之碩德相見則人臣義  
無私交碩德雖在京城猶且不可况在外乎彼若再請當以在外答之  
從之乃遣孟卿及正郎權琦問於正祐答曰吾之來非專爲進香我新  
王聞貴國東宮襲位且未得通信已至七年故專爲講和而來見我在  
浦書契可以知矣孟卿曰在浦書契及與我相話皆有進香之語且吾  
問唐人何不錄書契答曰專爲進香大事而來故不錄餘事官人之言  
何先後相悖歟答曰專爲通信而來到博多島聞諸宗金乃知王后  
升遐即稟于國王國王使人云繼使人備祭文進香汝亦率僧而去進  
香稟經其奠物宗金備給馳報于王所矣君謂我變其初辭言豈豈無  
不同者乎孟卿曰我國致祭貴國我 殿下親爲祭文中國致祭我國  
皇帝親爲祭文安有鄰國致祭使臣爲祭文之理乎答曰此言然矣吾  
國前王之薨貴國或祭或否曩者者尹仁甫之還知前王之薨貴國亦不  
致祭今來書不論致祭之意者專以繼好而來吉凶異宜故不錄耳無  
乃以我爲詐乎宗金雖我國之人深蒙貴國之恩屢自來朝連遣子弟

因此必聞其實若不信吾言回書并錄此事則可知其非詐矣孟卿回  
啓上曰進香大事豈國王不知之乎宜令進香命詔議諸政府詔來  
啓云僉曰進香固是國王所知然其差謬非一端揆諸正道不受可矣  
但以利害言之不受則恐有恨我之心矣受之爲便又曰唐人柴江等  
無書契只隨使而來今待以使副從者之例不問出來之意待其自言  
然後隨問而答從之祭文曰南瞻部洲日本國正使沙門文溪乾琢欽  
奉國命虔備菲薄之奠於朝鮮貴國先太上皇后尊廟下以告同盟相  
恤之誠謹率僧侶同音諷演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祝所鳩善利奉爲  
尊廟莊嚴報地伏願處生死流躡珠獨耀於蒼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  
於碧天覆蔭移昆國家永泰右伏請三寶証明諸天洞鑑謹疏乾琢即  
正祐也○禮曹啓日本國王使臣進香輝德殿時所著衣服上副官人  
賜黑麻布長衫白苧布長衫青紗僧冠各一侍奉僧八人黑麻布長衫  
青苧布僧冠各一船主以下八人黑麻布直領衣各一從之○丙子諭  
咸吉道觀察使節制使女真洪和廢下今欲率妻子願居內地若果誠  
心歸順依會降綏恤條件許令安業以居○咸吉道甲山郡人民等上  
言請減貢賦下戶曹議之戶曹申甲山所貢獾鼠皮則進上服御之物

阿羊鹿角及皮他處所不產用度最切並不可蠲減人參限五年減半  
白礬限二年蠲減熊皮樺皮芝草亦蠲從之○刑曹報議政府曰投化  
野人奴婢賜給者多都官奴婢不足請以典農奴婢充給議政府啓投  
化野人既受祿俸又受月料馬藹資用已足反生驕心晝夜聚飲使酒  
侵虐奴婢以致逃散或放遣收價其弊不貲且諸種投化野人無所區  
別一樣賜給恐將難支令禮曹分其族類差等定給從之○丁丑臺諫  
文章曰崇善嘗秉政薦宗元欺罔天聰弄權行私之實謹於前章具  
載無遺是皆殿下所灼知者也而不忠不敬莫此若也爲人臣而不  
忠不敬則不可容於世而王法所必誅者也臣等未知殿下之不忍  
致辟者以其世有勲舊而然歟以其前日親信之大臣歟抑以好生之  
心厚重而然歟以爲世有勲舊則崇善先世之勲無以贖其欺君之大  
罪也以爲親信也則殿下雖以親信而待之崇善今日之事未見其  
以親信之意報殿下也殿下好生之心雖出於天性然於懲惡戒  
後之大義特一時之小惠也若不置之於法而得保首領則非特不稱  
其罪後日之如崇善者必將以此爲幸而無所忌憚矣此臣等所以寢  
興不寧仰瀆天聰至再至三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廓揮剛斷一從

前日所啓按律施行以快臣民之憤 上曰疏內不敬之言是矣然有

祖宗以來大臣之罪非關 宗社未嘗置諸極刑不允○戊寅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凡祭享樂章歌頌功德以祀神明者也前此祭時奏樂節

次一從行禮遲速不計樂闋奠獻已畢則樂雖未闋輒令樂止有違頌

功德本意自今奠獻雖畢必待樂闋乃贊樂止獻官亦待樂止與平身

若軒架不在此限樂雖闋奠獻未畢則還頭再奏奠訖樂止從之○己卯禮曹

啓定日本國王遣使進香輝德殿儀前享三日應行事執事官並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如常儀凡守衛殿門者及工人俱清齋一宿九與祭者前二日未

浴更衣前享一日殿司掃除殿之内外典樂設樂部於殿階上及庭俱北

向殿司設使臣位於外庭異位重行使副為一行侍奉押物船主為一行伴從人為一行每行通事率入

設執事者拜位於神門之東北向西上設贊者贊引位於東階之西西

向設典樂位二於樂部之北俱北向享日未行事前內侍整拂 神幄

殿司入奠祭文於神位之右有站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神位前用使臣所進香

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所並如常儀典祀官設案於前楹外置使臣所

進饌物於其上享日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內侍整拂 神幄典祀

官殿司入實饌具畢前一刻贊引引使臣就殿門外贊者贊引先就殿

庭拜位四拜訖就位典樂師工人入就位贊引引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拜位立定贊者贊鞠躬四拜與平身典祀官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諸執事就位內侍一人捧出 神主如常儀贊引引使臣入就位贊者贊鞠躬四拜與平身使臣鞠躬四拜與平身內侍一人詣尊所樂作殿上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內侍入詣神位前北向跪贊者贊跪使臣皆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內侍三上香執事者以盞授內侍內侍執盞代奠于 神位前乃退樂止大祝讀祭文如儀訖樂作贊者贊俯伏與平身使臣俯伏與平身樂止有頃內侍復詣尊所立定樂作殿庭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內侍入詣神位前北向跪贊者贊跪使臣皆跪執事者以盞授內侍內侍執盞代奠如上儀贊者贊俯伏與平身使臣皆俯伏與平身樂止終獻如亞獻儀贊者贊鞠躬四拜與平身使臣皆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使臣以出典祀官以下俱復拜位立定贊者贊鞠躬四拜與平身典祀官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出典樂率工人出內侍納神主如儀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撤禮饌大祝捧祭文瘞於坎○庚辰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視事于承華堂○中樞院副使韓承舜卒致吊

致賻子瑞龍瑞鳳瑞龜○左議政河演啓都體察使皇甫仁來七月向  
咸吉道臣以爲築城基址既已審定若別有布置則可矣否則體察使  
不必往也鄭而漢久爲從事官猶可爲也若以大事不可委諸從事官  
則而漢知兵曹已是堂上官之職稱體察使遣之不允○刑曹申平安  
道龍岡縣囚強盜僧明惠等四人依律斬從之○辛巳大司憲尹炯知  
司諫李活等請安崇善之罪依律置極刑 上曰卿等之言善矣然大  
臣不可輕殺之也炯等固請 上曰本朝之法與大明律不同者頗多  
况自祖宗以來未聞輕殺大臣者也至我而輕殺無乃不可乎炯等  
曰崇善所犯律有正條而曲法赦之通天下古今之法至崇善而始廢  
矣 上曰有司執法而言之人主進退之自古而然今予恕崇善之罪  
其是非予未知也然不可輕殺之也炯等曰如其不殺有一馬律允減  
死者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乞依此律又削功臣籍 上曰崇善雖功臣  
之後固非長孫而亦有他繼嗣者削籍則當從卿等之請若杖之則固  
不可也流三千里我國境本不廣固城亦南道極邊不可加也炯等更  
請流兩界 上曰已付處固城不必移置兩界也遂削功臣籍○壬午日  
本國使正祐等進香子輝德殿饌品與俗節別祭同奉常寺供進使臣所

進饌物置於前楹外案上○甲申傳旨工曹今後俗節進上函勿飾螺鈿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一

秋七月乙酉朔以南智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事人至孝誠爲工曹判書  
安止藝文館大提學趙傳同知敦寧府事李樺同知中樞院事趙克寬  
李仁和並中樞院副使郭暉行僉知敦寧府事朴仲林工曹叅議趙壽  
山金院之俞應字並僉知中樞院事盧皓守司憲執義金淳守司憲掌  
令趙惠京畿都觀察使兼判廣州牧事權克和忠清道都觀察使兼判  
清州牧事閔恭慶尚道觀察使兼尚州牧使申自謹黃海道都觀察  
使兼判海州牧事慎幾江原道觀察使兼原州牧使韓確平安道都觀  
察使兼兵馬都制節使成勝慶尚道右道處置使監司兼牧平安監司  
兼節制使始此盧皓爲南陽府使欠國庫米穀二千餘石又善事權貴  
擢拜執義時論鄙之○丙戌禮曹判書許詡啓日本回禮物件及使臣  
賜給衣服物件已依癸亥年光嚴之例於他例最優又於進香時使副  
及從人皆賜衣服此前例所無也又啓曰進香日欲別饋於本曹政府  
寢之然迎餞兩宴常例也雖諸島倭皆別饋餉而進香者獨不饋之似  
爲不可 上曰以進香而來別給物何如若不別給則別饋可也又曰  
日本國王所進之物率皆麤惡且不緘封進香雖國王所知而使臣之

文祭之多失禮節然未可以此而較之也名爲進香而回禮物件只依前例無乃太簡乎議于政府政府啓回禮物件量宜加數使臣不必加賜物當別饋於禮曹從之○上曰予前此不畏暑自年前始中暑以手弄水暑氣自解因念罪囚在牢獄暑氣易著或致殞命誠可哀也當其暑時以盆盛水置獄中屢更其水使囚入或盥其手俾暑氣不得著如何前有此法歟其考以啓承政院啓未聞前有是法古文有罪囚洗沐及淨掃獄中之事請考古制施行即令集賢殿考之○丁亥左議政河演啓臣子友明今除鐵原府使臣年老且病臣妻亦老宿疾尤劇若京畿則往往猶可入省乞換畿縣使得以時相見 上曰予命加資耳何外叙乎即命吏曹改差○召兵曹判書金世敏參判金銚參議趙順生知事鄭而漢曰每歲季秋大閱之法載在六典予即位以來但行三度然其時國家無事當今北邊有警尤不可弛近以歲歉久未講馬今承政院請行之以未知今年豐歉姑停之然今秋等講武則不可廢也予雖不親行必使東宮代之自八月至十二月下三道侍衛牌除當朔番上許留家鄉定其徵聚之期唯以京中軍士預先教閱及期待衛牌皆至即行大閱仍隨講武後放遣如何世敏等對曰 上教允當大閱後

又行講武侍衛牌若滿當番一月之期則講武雖未畢隨即放遣若驅軍則江原黃海兩道侍衛牌亦可用也 上曰當從卿等之言但黃海道雖驅軍不可用也○賜祭于判中樞院事成抑其文曰惟卿稟資溫良秉心端慤小登仕版中外敷歷遇知昭考泥司喉舌倚任匪輕恩眷益篤及予承緒累加超擢判書工部杖鉞南服置諸相府參贊機密判于樞院兼典兵機所至有聲予甚嘉之天胡不憖而至於斯計聞以旋心用是悲策贈帛恤國之常規遣使致祭伸以哀詞靈其不昧式歆庶幾○己丑司譯院判官皮尚宜還自一歧島尚宜至對馬島見宗貞盛遺禮物因言曰聞我國人漂流至五島等處欲刷還而來貞盛以五島一歧等地海賊竊教備兵船兵器遣人護送尚宜至一歧漂流人乃琉球國人非本國人也唯得濟州人奠金以來○議政府禮曹同議啓皮尚宜云宗貞盛所示日本國王教書內使臣船一今來船則三其二非日本所送明矣館待賜物一據爲之固不可也宜使姜孟卿以禮曹之議告正佑等曰自古使臣之來船不過一艘人不過百餘今來三船人幾四百素疑非本國之船皮尚宜回來言見御所教書使臣船一與前所疑相合其二船乃博多興利之人也興利人不可與使臣同處今若

同處則貴國聞之得無不可以故禮曹將以兩船人處東平館如此詰之宜使彼知我意今若不知而待之一體則後日日本國使船數必倍增於前弊將難救 上從之令孟卿往北平館與正佑詰之答曰吾等船非本國船也至博多備來博多人亦有從來者船皆不大而藏經狹多恐不容載故加率二船以來孟卿曰爾時請藏經亦一船耳且我國使至貴國使副只率正官入城不若官人多率興利之徒也答曰禮曹言之是也但此輩視我如父母我亦烏得無情今若異處彼必缺望願令同處孟卿以此來啓 上曰正祐直陳其志懇請同處接北平館二所他日副官人與孟卿言曰吾等船漏破請令修葺孟卿曰此非官人之船乃博多興利之船何敢以官人之請告于禮曹乎副官人忿曰宣慰使以我爲興利人歟我乃京都南禪寺僧也上官人曰吾等嘗往來江南船艘至七八所至不問多少且往者本國使船至十七貴國亦不以爲多吾輩初至浦所宣慰使強以丹木銅鐵不輸于京故予欲還國行至永澄浦葦戶請之故回來其後丹木等物終不輸京又數以不平之言詰之是不欲修好也吾輩回還後誰肯復來孟卿曰本國固非官人船數爲多但聞御所教書只錄一船其餘皆以商船故不可以體得

之蓋欲尊正使而抑商賈也官人學問達理者何乃輕費此言兩國通  
好豈係官人一身乎孟卿既退正祐呼通事曰慰使自浦所至京屢  
詰於我近日之言亦非禮曹之意實宣慰使自浦所深知事因故有此  
詰耳自後不欲相見也孟卿回啓令政府禮曹議之同議啓曰初令孟  
卿詰之者欲使正祐知國家之意本非強令異處也依 上教接於北  
平館二所其船楫修葺例當從之孟卿之言過矣更請之則從之可也  
上謂承政院曰接待使客不獲已可言之事則言之可也其不當言之  
事不必屑屑以動使客之心也孟卿答副官人修船之請已失之矣上  
官人前此使船十七艘之說宜答以此則國王所知也若國王所知則  
雖至百船何害今二船非國王所知故言之也可矣而孟卿又不能  
以此對之然事已過矣未可追改其與孟卿詳說之使不言細瑣之事  
以安客心○日本國筑前州博多津藤原定請遣人獻土物請賜圖書  
欲官其子多羅又言其刷還濟州人莫金之意禮曹議曰多羅年少又  
為庶孽不宜授職圖書已會賜給並宜不介其刷還莫金固當嘉賞從  
之於是答賜絲紬十匹正布一百二十六匹特賜白細綿紬十匹白細  
苧布黑細麻布各五匹虎皮二領松子百觔燒酒二十瓶○對馬島宗

貞盛因皮尚宜獻土物又遣人獻土物仍請人參斜皮白鶴等物命賜  
人參十劔青斜皮三領白鶴一雙又以護送尚宜之功特賜米豆各五  
十石○辛卯賜宴英陵守陵官判中樞院事南智于議政府六曹參判  
以上與宴○癸巳司憲府劾慶尚道都節制使權孟慶率妾赴營之罪  
請罷職鞫問 上曰率妾赴任予已知之且此特細事耳置而勿論○  
傳旨禮曹前者日本國回禮紵麻布尺數斷爲三十五尺自今勿令斷  
也其絳布尺數始自何時禮曹啓己未年高得宗之行用三十五尺庚  
申年傳旨回禮布匹用四十七尺癸亥年卞孝文之行亦用三十五尺  
上曰諸島倭人賜布則用此尺數可矣日本回禮宜用四十七尺其議  
于政府政府啓進獻布用五十尺倍中朝帛二十五尺之數也日本回  
禮定四十七尺臣等未知其何據也我國各色之布以三十五尺爲一  
匹亦倭人所共知也且倭客貿易不貴尺數之短長但給價有高下之  
差耳今回禮依成法用三十五尺爲便 上曰日本回禮初定四十七  
尺非無所據進獻之布雖定爲五十尺然四十七尺以上則用之故於  
回禮用進獻短之例以定之也雖斷爲三十五尺所斷之餘幾許當  
定爲四十五尺其更議以啓竟以三十五尺爲定○甲午傳旨承政

院李興德所養分禮賓之羊比典廐蕃庶昔太宗時欽賜羊五百頭

予即位之後并前賜羊一千五百頭許稠久爲禮曹以爲供祭之羊不可輕也蓄養之事盡心爲之羊亦蕃庶然其時只用親祭今李興德之事比舊爲加此法不可墜也其以此語諸禮曹更加盡心施行○乙未議政府啓大閱講武皆以不行此國家大事不可不講也然下三道困於移轉牛馬頓斃隣有馱載於所騎之馬者用此瘦困人馬不可並行兩事臣等謂大閱則不可行講武講武則不可行大閱也上曰春秋講武固不可廢也大閱亦逐年當行之事也以廢不行故議者或難之待衛牌之來雖有先期後期之異其留一朔則同也何弊之有然大臣之議不可不從其停今年大閱承政院啓今以政府之言停大閱臣等以爲移轉之後涉夏徂秋則人馬庶乎蘇復不至於困矣况八月當番軍士則後期而來冬節當番軍士則先期而至又免苦寒行旅之弊等是立番也而六七日大閱之苦何至極乎原其情則皆其所願也大閱爲國大事不可緩也甲寅年以來迄今不講將士之及見其時者十不能一二教閱之法無乃泯而不傳乎下三道軍士只使於大閱不兼講武京畿江原之軍用於講武驅軍且講武只驅平地雖只用此軍亦無

不足如此爲之則大閱不可停也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但大臣之議如彼故停之○丙申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咸吉道審定會寧等處行城之基役本道民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人築自會寧府北至于邑城前平江邊長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尺石築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尺削土一萬七千八百十二尺設杖八百尺作里十七里一百十二步二尺八月十五日始役九月十五日而止又築甲山池巷浦等處行城役本郡及三水民一千人自甲山西池巷浦洞口至于古軍營長三千二百九十六尺石築三千四十六尺削土二百五十尺作里一里二百四十九步二尺八月初五日始役二十五日而止又以慶源慶興邑城狹隘增廣城基改築自慶源府邑城北門至于東南隅石築五千一百尺作里二里二百五十步役本府民一千六百五十人八月十五日始役九月二十六日而止自慶興府邑城東南隅至于城北城隍堂峯頭石築四千九百五尺作里二里二百二十七步三尺役本府及穩城民一千四百人八月十五日始役九月二十八日而止○丁酉初政府及田制詳定所議啓下三道郡縣每歲隨其稍稔之處漸次量田依己驗六縣例收租咸吉道則軍餉最繁無他道移轉而五鎮全不量田其餘各官



田品亦不正收租失中請自五鎮以六等田法量田至是傳旨承政院昔金墩爲都承旨下三道量田初以為好後來却云失中無過於此其後鄭麟趾許謂定田制於京畿多有錯誤而後改者曩在撤水使金宗瑞李叔時鄭麟趾同審青安之田深識分田之例然後分遣五縣定其等第田品庶幾得正今三道田品一時並舉則必有其弊予意以為不可如此草率爲也忠清全羅慶尚道各十縣遣大臣徐以審度庶不至於差誤矣咸吉道不量田收租過輕有同兒戲者久矣然此道多事今不改正亦是特恩若一一改正隨卜結收租必起怨咨姑令仍舊如何其令政府議之○判軍資監事河福生與姪女夫申順爭奴婢因而劫奪又以庶子稱適母爲義母下刑曹劾之福生抗拒不承乃下義禁府鞫問遂削職付處于懷德縣○戊戌令政府議曰田品已於下三道六縣行之卿等向與戶曹厚請行田品故今秋欲於六縣之外一道各十縣遣人分等而收稅使諸郡聞而慕之漸次而行卿等若以為三道並行則予固從之雖行一道其餘二道固相隣近非如胡越之隔也行之一道則二道亦必有聞而慕之卿等若以為只行一道予亦從之咸吉道則今有築城之役不欲行之僉曰宜行一道且咸吉道田品高下甚爲

世宗實錄卷之二十一  
差謬以致貧富不均有築額之弊乞須改正築城之事二十年間必不能畢欲待畢築然後爲之似爲不可 上曰田品分等當先全羅遣一大臣治之咸吉道則所言雖是今年不可行也又曰採金已令州縣試驗欲定常賦然州縣不肯盡力爲之將以京軍十人差官押去盡一年之役以定其數如何河演金宗瑞曰自今秋始至明年夏爲之鄭采鄭甲孫曰明年自春至冬爲之 上從演等之議仍曰全羅田品分等則其採金築城一皆罷之又曰近者李思任啓赴京時於東寧衛路上見一人服中國衣冠而說本國之言者問之則曰我是龍川人吾父始到于此觀此則本國人逃往彼境者必多不可不慮此言然矣然禁防之事不可露其形迹使彼知之也如之何則可 僉曰流移刷還之法已有其典宜當申明又當爲撫恤之術使不流亡 上曰卿等之議固善我國邊民與東寧衛之人族屬相連因而往來者頗多如其不禁或於入往之時竊其財物牛馬以生釁隙則甚不可也宜以此防禁則上國聞之又何害哉又密諭此意于監司以爲撫恤之術如何 僉曰 上教允當非臣等所及也遂以 上教起草曰平安道沿邊州縣與上國連境今者遼東人民出居至松站其東寧之民元系我國與國人族類相屬

無識之徒托言謂見族戚潛相往來或招誘上國人物或盜竊財物牛馬因此生釁遂失事大之義不可不慮嚴立禁防毋使私相交擅自往來如有犯者許入陳告元有職者超二級無職者初授八品自願受賞者及公私賤給緜布一百匹若始雖同謀能自首免坐又於上項賞例折半賞之其不能檢覈守令知而不告正長並依律論罪 上曰以此具題以啓○辛丑下書承政院其書曰佛氏之道是非善惡古人多言之今人多言之三尺童子皆習聞之何必更論世之九事不過取與捨而已沙汰無遺則謂之捨可也不能沙汰則謂之取可也忌晨之設齋大喪之追薦諸寺食租之田度牒納錢之令皆所以不能捨而取之也初文昭殿在昌德宮重墻之外殿之墻東有一佛堂七僧守之與開慶慶衍崇孝同一義也癸丑年移安之時因四破壞至今未復國家既不棄絕佛氏則此一室尤其所先者也而廢撤不顧於心安乎仁人孝子試以心度之則可知矣今欲於文昭殿西北空地營構一堂七僧守之其制度正堂一間東西廊各三間門三間厨三間止此而已近日以此意語兩議政皆曰不可而在宮城之內尤以爲不可然古基在昌德宮重墻之外此亦在重城之外以遠近言之彼近而此遠未見其不可

也興天興德開慶等寺或兩漏或傾危勢將頽落則國家必使工匠修葺之者以先王之所建義不得不然也若以坐視頽落不修爲是則他人忍之乎我不忍也今此佛堂比之他寺其義尤爲親切而廢撤累年於心有所愧恥孰甚於此不修且不可况廢之乎仍教曰予意止此更不他言亦論於政府都承旨李思哲右承旨李宜洽左副承旨安完慶右副承旨李師純同副承旨李李甸等同辭以啓曰禁內設佛堂固不可也且文昭殿清齋之所使僧徒處於其傍尤爲不可号僧爲桑門桑之爲言喪也吉凶不可相干故大小之祭香祝之行必禁僧從比喪人也今文昭殿用牲與樂奉以吉禮而凶穢之徒間於其側豈安於心乎且其出入必由孝先門異服之人由孝先門出入禁中於觀聽何如願停此舉 上曰予何言哉若一一答之則人君至於多言可乎思哲等請至再不允○壬寅都承旨李思哲等又啓今建佛堂比諸開慶衍慶崇孝然此三寺或在陵傍或在遠地非如禁內之近 太宗於建元陵文昭殿 佛宇者不能違之大祖志耳實非 太宗之志也若以文昭殿立佛堂爲萬世之法則於廣孝殿必建之矣初有人請建齋刹於獻陵者 太宗非之曰吾將終歸於此安可使凶穢之流喧擾於陵寢

之側乎予當正終使後世子孫不復崇佛法也 太宗遺教如此今於  
原廟之傍建佛堂 太宗昭昭之靈以為如何同副承旨李季向曰臣  
從兄孟暉嘗為 太宗司禁一日 太祖 太宗出舍於野孟暉侍從  
親聞 兩聖論佛法之是非 太宗力陳佛氏之非 太祖厲聲曰盡  
知之乎且 太宗不建獻陵齋刹廣孝殿佛堂則 太宗之闢佛可知  
前朝先王先后真殿必置寺社習為常例故 太祖奉安桓祖真於興  
天寺文昭殿之佛堂因其古而不改也傳有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太宗之置佛堂即此意也不可力以此為言也今置佛堂於  
禁內原廟之傍其於 太宗之意無乃相悖乎 上曰予之此舉為祖  
宗耳夫復何言思拓等再三請之不允議政府左叅贊鄭采將僉議來  
啓亦言佛堂之非且曰 上教以在重墻之外為辭然昌德宮之文昭  
殿本非闕內重墻之外也在近闕之處欲禁外人通行故築垣墻以連  
於闕耳且隔一丘山不得通望禁中此則不然俯視宮禁不可置寺  
上曰以禁內立佛堂為非則然矣何其曲為巧辭以啟乎思拓等又進  
月華門內請之再三不許集賢殿直提學辛碩祖等闔司來請不聽碩祖  
等曰臣等雖欲盡言未能親達何由展盡所懷願賜見 上曰雖親兄弟

老大臣尚不能親見汝等何物必欲引見乎俄而政府六曹判書皆詣闕上曰自佛法之興歷代人主或賢或否垂二千餘載未有能盡汰之君亦未有盡汰之日間有明拓之君沙汰佛僧固無有盡去其法者在予即位之初國人以予爲賢君而期望與否未敢知也近年以來所行之政皆不當理無一事可稱獨於佛法吾何能除之旣不能除則爲先王建一佛堂何所不可卿等雖以爲昌德宮佛堂在重墻之外今此佛堂營於宮內然昌德佛堂非遠於闕也以此比彼則彼近此遠卿等又以爲太宗不立獻陵齊剎然此則固有前例非如獻陵之比也獻陵則予已從太宗遺教不作齋剎矣昌德宮佛堂乃爲先王而設今之復立專出於奉先之孝心不忍坐視其廢卿等之言雖多皆非直切類多巧飾若但云宮禁建寺非矣則似矣如此構巧辭何哉卿等以宮禁建寺爲不可故將於闕外文昭殿近地百餘步間爲之左議政河演等合辭啓曰雖其宮外亦不可也若建於闕後則寺在闕上朝夕鐘鼓梵唄之聲聞於禁中其於瞻視豈所安乎自古雖有崇佛之君不可籍以爲法彼崇佛之君豈爲賢乎臣等期於得請而後已焉吏曹判書鄭麟趾曰昌德宮文昭殿特以俗禮安影慎此則專倣宗廟之例佛堂

之作其不可也明矣禮曹判書許詡曰興天興德兩寺且欲革罷况復  
立新寺乎上問麟趾曰卿以影幘神主分別言之若今文昭殿非神  
主而影幘則卿意以此事爲可乎麟趾曰昌德宮則俗禮比以正禮故  
爲此辭耳問於詡曰卿以二寺爲可革予今抄丁夫付卿卿能往壞興  
天之浮屠乎詡曰臣意以爲興天又非興德之比初建是寺爲貞陵追  
福也後以貞陵非禮壞而遷之旣爲貞陵而建亦當在壞去之例而因  
循至今故臣意以爲可壞也上曰昔政丞何崙力闢佛氏其時有壞  
銅佛鑄火筒者崙曰吾所不及知也若及知則必不使至於此也柳廷  
顯朴嘗爲議政時皇帝求興天所藏舍利廷顯等以爲不可出也其  
言無乃天然乎昔日爲先王所立佛堂今也廢而不復縱予不能復之  
爲大臣爲禮官者固當啓而復立也如此則不亦天然乎今以一撮之  
言左顧而答之右顧而答之予不能堪也但大臣有言予亦不能使之  
勿言也演等又啓曰臣非以爲泛然常事而隨例請之也惟以至誠期  
於得請而後已焉且我朝太祖時則草刑而已至太宗而法制大  
備當今之時則制作規模又加於前以遺子孫萬世之範此其時也况  
今營創佛寺之禁者在令甲苟有犯者罪之無赦大抵法之行也自王

宮國都守而不替然後下民效之願乃於宮城之側營創佛寺其於立法之意何如甚非所以示民庶訓後嗣也 殿下雖以爲奉先之孝不得雨 殿下奉先之孝天地鬼神之所鑑一國臣民之所知豈因佛堂而後始著乎且爲此事而利於先王利於國家則臣等豈待下之命而後啓請復立乎反復籌之暫無利益而是非分明故斷然以爲不可也 殿下聽老臣之言三復審思則當知臣等之言出於愛君憂國之至誠而無他意也 上曰已悉命饋酒食又命六曹先出只留政府謂曰予欲議定永膺第宅基址然不必汲汲卿等宜退去演等復啓曰此事甚大期於得請今日不得請則明日復進以煩 上聽初問命留臣等竒望俞音伏惟俯從 上曰卿等以命留憶必有俞音予未喻其意此事豈待六曹之出獨與政府密議乎演等曰非敢以六曹已出獨自密啓得請也臣等蒙 上許留惟以更啓爲幸心切俞音之降故爲此言耳 上終不答○司憲府大司憲尹炯司諫院知司諫李活等啓曰已立之寺尚欲汰之已廢之寺何可復立凡作事必謀及卿士庶民既從然後爲之可也今日之事雖無知至愚之人聞者莫不痛憫請亟收是命 上謂同副承旨李季甸曰爾知予意宜以予意答之炯等更請



不答又啓曰 太宗華寺社田民而不盡革者小貞吉之意也且 太宗立營建佛寺科罪之法欲其通行於後世也今欲造寺於立法之意何且以近日之事觀之爲中宮祈禱之時有僧一雲作法而尋死僧行乎自爲法主未久而亦死以此而言佛力之無驗班班可見臣等嘗爲近臣侍講者非一 殿下當時觀古聖賢嘉言善行景仰不已凡所施爲一遵古制獨此一事未厭人望政府六曹政院臺省集賢殿咸曰不可則此事之不合人心可知况耳目之官所言罔聞不答尤爲缺望 上曰予欲小茲然大臣儒士皆以城內爲不可故將於城外爲之炯等曰於城外爲之稍自喜焉既知城內之爲不可則何必城外而爲之耶炯等反復極言其不可竟不答○集賢殿直提學辛碩祖等上疏曰今者命建佛堂于禁中大小臣僚固不驚駭冒威陳達即命於宮城百步外創置可見 教下從諫之美也然既知其不可則當夫決無疑以答衆心宮城內外何擇焉是所謂直不百步之類也今侍從曰不可臺諫曰不可大臣皆曰不可而 殿下必欲成此舉者不識何謂也昔 太宗深燭佛氏之害滿國酷好而獨闢之今 殿下滿朝不可而必欲置之是非所以法 祖宗訓後世也尤切痛心切痛心臣等雖無似待罪侍從

不敢含默伏望 殿下不以人廢言去邪勿疑丞收成命以副一國臣民  
之望不勝幸甚不報碩祚等固請不允至曉碩祚等更來請之如初  
且曰龍飛御天歌詠 太宗之盛德曰滿國酷好聖性獨闢百萬佛  
刹一朝盡革言裔 太宗闢佛之盛德也又曰裔戎之邪說怵誘以禍福  
此意願毋忘言子孫持守之道也撰述此詩曾未幾日而復崇佛法  
其於撰述之意何如况侍從大臣臺諫皆以爲不可則此事之非斷  
可知矣一無可否心切痛焉 上曰雖一千議政言之吾意已定安有可  
從之理乎碩祖等又曰 太祖承前朝之弊而 太宗盡革之可知  
爲不可也 殿下雖稱爲 祖宗而復立侍從之臣尚未知其然也况  
國人其肯以 殿下爲不崇佛法乎都承旨李思哲等又啓曰臣等非  
因集賢殿而助其辭也觀侍從臺諫大臣之意則期於得請而後已勉  
從其請 上曰予非受制於權臣之君也凡事之可疑者則謀於衆無  
可疑者則獨斷爲之 爾等以予爲權臣所制而不能自爲可否乎思  
哲等曰臣等非以 殿下爲不能獨斷也凡舉大事必左右皆曰可  
諸大夫皆曰可國人皆曰可然後察而行之今衆議如此而尚不從之無  
乃不可乎 上曰承旨等學術正故以予爲不可予自布置即召繕工提

調閱伸使防牌二百人起役○幼學權庸等上言曰劉思德私置書齋聚童蒙教誨有成才者已曾啓聞褒賞而長爲九品請陞資叙用從之○癸卯河演等又來啓曰元續六典新創寺社及重修之禁昭然明著今乃於宮禁近地建立僧舍誦曰佛堂六典之法自上先毀下人所犯何以禁之鄭麟趾曰 殿下凡於國事悉皆議諸大臣然後施行獨於佛事每出 宸斷不取衆論雖其關係興亡利害至切之事猶當廣資衆議佛法何事最緊而強行之乎 上曰卿等初以宮內爲不可予已從之許於城外立之今又以城外爲不可正如誘三歲小童也卿等雖據六典爲言然六典之法乃爲下而言非爲上也凡今之事有上所得爲而下不得爲者若枚舉言之不其多乎演等又啓曰臣等初以宮內爲不可者非以宮外爲可也特宮內則尤爲不可故舉其甚者而言耳臣等初心以爲 聖明之主安有如此之事乎今日之舉正是臣等所不意也許詡曰元典 太祖時所定續典 太宗時所定謄錄則今朝所定皆有建寺之禁以此事國祚盛衰長短係焉代代立法嚴切如此欲使後人以爲懿範也今佛法自上好之法令雖嚴創寺頗多而有司莫有請壞之者六典之法掃地盡矣 上若不遵六典則下安能從

之六典本意初非欲只行於下而不可行於上也麟趾曰且以佛道言之治心爲上因果次之造佛建寺固無功德爲其道者當於山川淨處靜居不出今處於京城宮闕之間豈合於其道哉苟有知識之僧必不肯來雖有來居者必皆無賴之徒耳以此觀之無益尤甚今也自上好佛故諸宗室爭慕效之好佛之風漸廣臣切痛心若庸暗之主則不知其理而不從苟知其理或有可改之望 殿下明睿所照豈不知佛道之是非乃至於此臣竊未喻其意也 上曰卿等雖以予爲好辯然有一言且以六典之法言之六典禁會飲而有餞宴之禮官爵皆待三十箇月方許加資而又有不計箇月特命陞資者昔予以一人超授職秩有司舉箇月之法爲言固請不已予至今以爲可笑凡此皆上之所得爲也卿等以予拘於六典而不得爲如此之事乎僉曰加資餞宴出於上之特恩何所不可佛事不可之大者自上行之何以訓民古人云以身教者從下民之視效皆在於人君之一身豈可自行非義而禁人爲非乎 上又問麟趾曰卿以我爲不取衆議將欲使我不能自爲可否一一取議於臣下乎麟趾對曰近者或以創寺或以佛事諫者固多而皆不允許故臣敢爲此言也 上曰卿等以佛道爲非合辭以諫予甚

嘉之若賢君則必從卿等之言予則否德不能從也予今獨斷而不議於下者以今之諫者類非出於中心或有議於朝廷而退言曰此非予意也或以君上爲不可而已則爲之或心雖不然而泥於妻子不能禁之者其言與行如此故予嘗不與之議也昔撰治平要覽時鄭麟趾以佛事上書金茂從傍笑之予至今不忘此意麟趾知之矣演曰孔子云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雖哲人或有過言豈可以過言而廢其人今以佛事爲言者雖曰不賢所言則當矣豈可以人之不賢而并廢其言哉惟 聖上勉從臣等爲 社稷所以不憚煩而屑屑也 上不荅演等又曰若於宮後建此寺則寺基反爲主而地勢高臨視禁中其不可也又審矣又曰 太祖非不崇信尚以景福宮爲法宮而宮城內外元不建寺又於 太宗朝宮室之間凡十浮屠卽字等畫一皆削去其意可知伏惟審思之 上終不荅臺省亦固 諍又不聽○集賢殿直提學辛頌祖等上疏曰臣等以停建佛堂累瀆 宸聽未蒙俞允不勝痛憤今又獲覩傳旨反復思度益切驚愕更冒天威謹逐一條達竊惟天下之事不越乎是非善惡兩端而已是非不兩立善惡不同途故好善惡惡取是捨非人心之所同然也佛氏背君父滅倫理惑世蠹民敗家誤

國其害不可勝言是以古今人皆論其非且惡而三尺童子亦莫不習  
聞誠有如 聖教者矣既曰非且惡則排擯黜斥之不暇不容以取捨  
論也假以取捨言之自古人主心好之而不能必汰則謂之取可也雖  
惡之而或循習俗之舊或因事勢之難未能盡汰者亦謂之取可乎我  
太宗以高明不世出之資當高麗壞亂之餘值 太祖草創之時然  
猶不徇時俗扶持正道排斥異端裨益甚多及即位革寺社收田民至  
於山陵排群議而不許置剝若曰毋令污穢之徒褻近我側其深惡而  
痛絕之者嚴矣於是佛氏之弊十去八九若其忌晨設齋大喪追薦等  
事正以其習俗之舊事勢之難而不能頓革耳抑爲小貞以爲他日大  
貞之漸也豈可併以此爲不能捨而取之也儻曰此佛堂特復 文昭殿  
之舊耳則向之以 文昭殿但從俗奉安 辟容而已今則異於是凡其體  
制一如 宗廟豈宜於廟宮禮法之地之傍而爲建佛宇處以污穢之緇  
流乎鳴鐘擊鼓梵唄之聲聞於晨夕以 太宗在天之靈毋近我側之  
心其肯安之乎且此堂之建於義爲合在所當先則自癸丑以後至今  
十六年之久而何 聖慮曾不及此舉國臣僚豈無一二效忠建白者  
而始發於今日乎近來佛事稍張而此事又生雖曰復 祖宗之舊臣

庶之心皆以爲 殿下好佛之誠至於此極也夫仁人孝子之事親必以禮必以義苟不以禮義餘無正觀未聞古之帝王創寺於宮廟之側以爲孝子者也雖以臣等愚暗之心度亦未知其可也且義所不可則雖創一間守以一僧遠在郊坰之外固爲不可何計其間架居僧之多少與地之遠近乎今日一間一僧安知不爲後日千百間千百僧之權輿乎苟言之善者則芻蕘亦在可採况議政大臣皆曰不可 殿下違之強爲此舉議政 殿下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而言之不從諫之不聽 殿下誰與共爲國乎今則非獨議政六曹臺諫侍從臣僚亦皆以爲不可 殿下猶不從之其於有廢有興出入師虞之義何如且與天興德開慶等寺雖至傾頽因而不葺可也向者興天修塔之時在朝臣僚罔不廷諍然則修葺之事亦非出於國家之公議豈宜援以爲例乎臣等固未知此堂之尤爲親切也雖廢撤百年何愧恥之有違古禮背公論建佛宇於廟宮之側實爲可恥此舉不已臣等恐 殿下不獨自恥而後世亦爲 殿下恥也此堂之建雖曰小事然子孫之則效下民之趣向治化之污隆正道之消長生靈之利病國勢之安危皆決於此國家者祖宗之國家非 殿下之私有也何不爲國家萬世慮乎

伏惟 陛下勿以逆耳爲憚繹而改之亟賜停罷 不報碩祖等又啓  
曰此事是非善惡灼然甚明無可疑者豈 聖上不知其然乎舉國臣  
僚同辭以諫一無可否心切痛焉左承旨趙瑞安等啓曰臣等累煩惶  
恐然事關大體豈敢舍默區論皆同無一人以爲可者勉從輿議同副  
承旨李季旬曰自古舉國之人皆以爲不可而人主不聽實非美事亦  
無有舉國強諫而終不聽者伏惟更思之○議政府左議政河演等同  
六曹上疏曰臣等伏覩傳旨曰文昭殿西北隅建一佛堂七僧守之臣  
等驚駭陳其不可但許宮城外營建而已未蒙俞音退而思之今此一  
舉實關政治之污隆國家之興替不忍舍默更具疏以聞冀回 天聽  
之萬一臣等竊惟 聖孝深至凡可以追福者無所不用其極必以爲  
佛氏之道雖不足信或者幽明之間容有一種道理然臣等之心以爲  
天地日月山川鬼神昭布森列彼佛亦何等之鬼能作禍福於其間耶  
斷然知其無有也 陛下雖從流俗以伸孝思亦不過於山水淨處依  
已行 祖宗之法追福而已況景福宮 太祖所建萬世之法宮文昭  
殿前廟後寢與 宗廟相爲表裡萬世之原廟不可雜以浮屠以貽萬世  
之口實前日文昭殿之有佛堂 陛下既知其不可而撤去臣庶咸仰



殿下一戎之心不圖今日更爲此舉也臣等俱以不才備位政府六曹  
實同休戚謹披肝瀝膽以陳伏望  殿下特留三思亟收前命以副臣  
等日夜仰望之願不報○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遼東北馬可爲種馬者  
及驟驢每年正朝  聖節使臣之行令通事二人以黃海平安牧  
場牝馬及布貨貿易其驟驢喂養之法并求以來使得蕃息從之○甲  
辰臺諫交章曰竊謂佛氏之誕妄不經無益於國家前賢之論詳且盡  
矣而亦  聖鑑之洞見也臣等何容贅焉恭惟我  太宗躬上聖之德  
知異端之非革去寺社收其土田莊獲山陵之制亦不建寺其無崇信之  
心可見也已逮我  殿下以緝熙之聖學繼前聖之道統其於釋教銳  
意排斥都城之內只置兩宗餘悉罷去斯道之幸孰大於此文昭殿佛  
堂之設乃我  太宗一時悲哀之至爲  聖祖而置非欲爲萬世之法  
也移安之時廢而不復固無損於  聖上奉先之孝矣何圖今日更營  
佛堂臣等伏覩傳旨不勝驚駭合辭廷諍屢煩  天聰未蒙俞允之命  
尤增痛憤臣等竊念必於原廟迹地營建佛宇然後乃可以資福於  祖  
宗有補於  聖孝則雖至罄一國之財盡萬民之力而爲之臣子所  
當贊襄之不暇矣臣等何敢屑屑不已至於如此乎政府六曹大臣又

何必期於必從而固爭乎近侍法從之臣又何必封章力請而不憚煩也哉是則今日之舉大小臣僚所共缺望而慨歎者也伏望 殿下稽好察於虞舜體從諫於成湯亟還成命俾停是役以副輿望不報○集賢殿直提學辛碩祖等上疏曰嘗觀夫子對定公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自古國家治亂興亡之機決於從諫拒諫之如何耳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今者惑於齋戎之邪說以倡無父無君之教天下之不善孰大於此政府六曹臺諫侍從莫不痛憤皇皇奔走極陳不可 殿下視如草芥略不加意一則曰一千議政言之予何肯焉一則曰予豈是受制權臣之主不能獨斷乎一則曰予已知之予已知之一則曰予已知之之言是蒼也一則曰予之政事不合理者多矣何獨是事乎諫之愈切而拒之益固自以為是孰甚於是以不善之大者而執自是之心拒諫至於此極大非 宗社生靈之福也苟言之善則匹夫之言亦在可採 殿下何有于議政之說耶古之人君有捨己從人從諫如流者焉是皆受制於權臣者歟已知已知之說願非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

外者歟若曰政事多不合理何獨是事則 殿下將自棄而安於小成  
歟臣等聞命深爲 殿下惜之也願 殿下鑑喪邦日非之戒廣納衆  
言亟收建寺之命以副一國臣民之望 上曰若等逐條言予亦欲逐  
條答之然如是則人君不幾於多言乎是以不答也碩祖等啓曰垂示  
後嗣之道不可如此 上曰疏中有言政事不合理者多矣何獨是事  
其曰何獨是事者非吾意也碩祖等啓曰臣等以爲 殿下之意必謂  
予之所爲事事不善何獨於是事不爲乎臣等非不知 上意而言之  
也 上教以爲予之政事不合理者多矣是自謙之辭也謙其不足而  
有強於善則善莫大焉乃曰我非賢也而不改其過則弊將無窮此臣  
等所痛憫也臺省又合辭來請不聽李活等啓曰歷觀史冊亦有拒諫  
之君雖異代之事尚且慨然況今 聖主拒諫如此尤切痛恨焉 上曰  
以一據之言屢煩言之欲使予一一答之乎然則予將終且言之臺省乃  
退○成均生貞俞尚諧等上疏曰今欲建寺宮城之東下旨政府臣等  
竊聞痛心缺望不覺揮涕夫人主萬民之表京師四方之本人主所好  
萬民慕之京師所向四方效之爲人主者可不慎哉比年以來水旱相  
仍飭饉尤甚是乃荒政恤民恐懼修省之秋也雖其可興之役猶當戒

而勿舉何忍不視歲之豐稔而遽興土木以創無用之虛器乎 殿下  
以爲倉廩實歟百姓足歟以佛氏之道爲國家之急務而不可廢歟非  
臣等之所敢知也儻曰佛堂 祖宗之遺意而後嗣之不是可廢則臣等  
以爲繼志述事雖云子職之當然豈在於創寺事佛之是勤哉孔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釋之者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  
其非道則何待三年佛之非道是固 殿下素所知也奈何徒知繼志  
之爲孝而不知事佛之爲非徒知土木之是興而不慮年歲之豐凶以  
違臣民之望以累 聖明之治乎歲在戊午重創興天臣等之腐心已  
有日矣况今大都之內宮城之傍欲建佛宇以惑萬民之心哉百姓愚  
魯易惑難曉苟見 殿下如此將爲真心事佛曰在 聖明而若是百  
姓何更惜身命於是焚頂燒指斷臂齧身者舉國靡然若待數年則民  
無黔首矣誰與守邦如以賴佛而俾守國脉則今日之創寺猶之可也  
若以吾道而治其國家則臣等喋喋不亦宜乎此臣等尤所痛心而不  
敢默者也臣等又謂 殿下即位之初小心翼翼勵精圖治從諫如流  
樂取諸人無有邪說亂其間矣迨至于今敬謹之心寢不如初異端之  
盛至於此極臣等恐大平之治始虧於今日而臣民之望於是乎絕矣

伏惟 殿下自強不息終始惟一 回剛斷之明罷佛堂之役生負金安  
敬賚疏以進 上曰已知安敬曰 上但云已知臣等未知天意之所  
向心甚憫焉 上曰予已言之多矣爾等後當知之安敬又啓曰臣等  
自以爲身逢堯舜之君挾冊遊學將爲輔君澤民之計迨今日乃至於  
此臣等必欲知 天意也 上曰大臣之言尚未聽也况爾等言乎○議  
政府據吏曹呈申口傳衙門內如推刷色詳定所雖爲三品衙門而例  
稱別監獨鑄字所以提舉稱號未便請罷提舉改稱別坐其餘各衙門  
提舉之號並皆革罷稱爲別坐從之○忠清道監浦縣住淑人金氏年  
一百八歲月賜酒肉○乙巳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以政府六  
曹之意來啓曰近以佛堂事屢瀆天鑑今日亦欲舉司來請然臣等  
所啓之意 殿下已悉無餘 殿下之教臣等亦盡知之矣舉司而進  
且恐煩瀆致使臣等更達臣等又復思之 殿下縱以此事爲小臣等  
不以爲小也請 殿下更加審思許詡曰諸臣之意皆然臣等之爲此  
言惟以聽許爲限諫雖不從可但已乎 上曰吾無復有可言之事甲  
孫等更啓臣等亦無別有可啓之事但願停之而已 上曰大小臣僚皆  
以爲期於得請是似恐動我也甲孫等又請曰人臣安有如此之心乎

甲祿又曰佛之是非不可更爲 殿下辨之也姑以昌德宮文昭殿佛堂之弊言之當時居僧不過六七皆憚而不肯居焉夫然者一則起居不得褻慢二則外人不得相通三則閭閻間不得往來故皆憚焉當初建立之意必謂可使持戒之僧安心以居厥後無狀之徒憚居而無誠心今所建佛堂僧徒之居者豈能終始如一日乎又必有憚居無誠心者如前日矣亦何益哉九事是非間當以誠心爲之不誠安有感應之理乎無有感應則無益尤甚不如不爲也自我國古事言之新羅之時崇信佛法建立寺刹固有紀極寺多於家前朝之時亦崇佛法京城之內大刹幾至十三四當時豈無諫者以人君不聽故雖諫而不從至于我朝 太宗親覩其弊盡革寺社我 殿下從而法之士田奴婢盡革無餘舉國欣悅以爲邪說不復萌矣夫何近日佛道漸張到今乃有如此之事乎古之人臣合謀以諫雖一國將傾君若不聽則臣下終不得遂志矣今 殿下不聽則臣等亦將不得請矣然未知何以強拒不從如此乎許詡曰人君有欲爲之事爲臣下多有諫者則不敢遽行今臣等及侍臣臺諫學生無一以爲可者姑緩二三月熟慮之且垂涕曰臣本昏愚過蒙聖恩知無不言前朝之季致亂之事類皆出於內願堂新

羅之時有射琴甲之事亦出於內願堂也豈不深可畏哉當今昭代固無一毫之疑然爲子孫萬世之慮豈可謂必無此事而苟爲之哉 上曰琴甲之事予所未知甲孫曰唐憲宗創安國寺樓使李絳作碑銘絳對曰碑銘所以記功德也今建寺樓作碑可乎憲宗感悟即命破之當時有惜其材物而徐破之者憲宗以大索圍樓用萬牛引而壞之在唐中主尚且如此況在 聖明何拒諫不從如是之甚乎已設之樓猶且壞之未設之事何不停之詡曰 殿下於事之大者必謀大臣猶不即決累日商量而爲之者多矣此事之建何不商量刻日營之乎 政府六曹咸欲進啓恐煩 聖鑑令臣等來啓曰雖不永停姑緩其期反覆商量而後營之未晚也 上曰旣已定矣何用商量甲孫又曰自古人君雖已成之事下有諫之者則停之如朝觀會同征伐等事事之大者也諫而中止者甚多況此事非比之比 柱一石尚未營造乃以一定而不許心切痛焉詡曰新羅射琴甲之事非唯口不可道千載之下聞者莫不憤之此不謹其漸而內願堂爲之張本也此是羅代末葉之事不足論也然其初儻無內願堂則此事何從而出乎請進三國史親覽 上曰予無知且惑琴甲之事未曾知也詡曰射琴甲古今之所共憤何不進而見之

微臣當此之時其敢愛身愛爵祿乎一心得請是所願也其在 太祖  
時如撫安君之死夫人靦面上寺恬不爲愧且凡人之喪必於殯堂大  
設法席以至僧人親燃婦人之臂者亦多有之 太宗盡革寺社田民  
又禁婦人上寺是乃憤前朝之弊而爲之也今則不然可懼之事甚多  
大慈菴僧伽寺宗親家婢或稱燃燈或稱願狀頻數往來莫之禁焉去  
年淨業院住持率尼遊龍門寺且道峯山寧國等二寺西山從巖等二  
寺皆新創也又聞三聖山安養寺基重創大利是皆 殿下所不識也  
佛法之復興誠可畏也百姓又聞新創內佛堂之說則繼踵而爲之不  
啻萬計甲孫又啓曰以平民觀之父子兄弟之間毫釐之利不無吝惜  
至於佛事出米布罔有限際此雖小事公私糜費可勝言哉以此觀之  
佛法之無益於人亦可知矣 上不聽遂傳旨承政院曰琴甲之事意  
切上請言之可矣婦女上寺嚴其禁令暫不少弛矣果川作寺 太祖  
命於撫安君墓側創立齋刹以資冥福今遷其墓不移其寺可乎此固  
非新創之例也至若造經之事予何敢隱近年以來連歲凶荒以故不  
費國財以內需所米分與宗親命造藏經國家之物即人君之物比自  
五鎮商至濟州皆君之所得擅用也不計公私用之可也以私財用之



此予意狹也不用國家之財予之過也予豈欲隱而諱其事使人不知之理乎經函之事亦可推而知矣今語爾等使知予意也○臺諫文章曰竊謂人臣愛君之忠心有懷則必達人君從諫之意言雖微而必採苟有失人臣豈可含嘿而不言言或有理人君豈以逆耳而不取哉自古人主之失德莫大於拒諫觀史冊猶可太息今逢 聖明之世陳其可採之言尚未蒙見其在凡民亦所感憤臣等雖至庸愚既叨言官而莫效回天之力則其痛心肝為如何哉此臣等所以情不自已又具疏期於必從而後已焉者也今佛堂之役雖曰復 祖宗之舊初與兩相議其可否則其於 聖鑑亦知其非然可為之事也十六年已廢之佛堂今忽改營於廟寢之傍宮城之側處以污穢之徒以累禮法之地非特一時之駭愕抑貽千載之譏謗以我 殿下至聖之德恐得好佛之名於後世可勝惜哉且新造寺社之禁著在令甲猶有犯禁爭營佛寺者比比况 殿下居君師之位為億兆之表一朝身先倡率則下之則效捷於影響傾財破產建寺造塔猶恐或後政治之失世道之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我 殿下以詢謀樂取之意凡所施作動輒擬議必求至當之論今日此舉獨運睿斷大臣駁之而不從諫臣言之而不聽亦獨何

我伏望 殿下去邪勿疑從諫如流亟賜俞音以副臣等夙夜仰望之心持平趙季碑獻納金得禮賚疏以進啓曰 殿下禪臣等所言之煩臣等亦恐煩瀆然此事終當允許而後可也亟賜俞命 上曰予不敢以汝等之言爲煩也若有欲啓之辭陳之無隱季碑等固請不聽○生負俞尚諧等上疏曰竊聞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聖自古致治之君未有拒諫而能治其國者也故予違汝弼舜之所以爲舜從諫弗咈湯之所以爲湯君若自聖而言路蔽塞則非細故也臣等所以懇懇於殿下者以舜湯爲異而 殿下所以教臣者無異於唐宗憚十漸之意也臣等之痛心可勝言哉臣等又不知 殿下之事佛也欲其壽乎欲其富乎以爲壽也則楚王佞佛而致大獄之禍以爲富也則梁武事佛而未免臺城之餓佛之無益於國家蓋可類推臣等又以近日之事言之歲在丙寅禍延 中宮時奉佛之誠非不盡也齋僧之費非不極也固無寸畧之延忽貽輿國之哀是亦事佛無益之驗也 殿下寧不於此而一悟焉臣等又謂貴戚之臣愷切忠盡而與國同休戚者也君若有過則繩愆糾繆非他臣之可比今也孝寧大君崇信浮屠而倡之於外安平大君同心協力而應之於內內外相援而事佛日勤

或大興土木營建寺社或銷金寫經費財百端以誤 聖上之心以致今日之事是則無惑乎王之不知也伏惟 殿下罷其佛堂之役以副臣等之望尚諧等仍啓曰昨日 上教曰已知今日又曰已知一無可否 殿下不聽大臣之言又不聽小臣之言則聽誰言爲政乎 上曰一日之內五疏駢至予不能勝答也尚諧等又啓曰昨 聖教曰予意已教於大臣尋聞其教曰 祖宗所爲夫 祖宗所爲莫六典若也而六典之法亦且因時損益改易者頗多獨於佛事一從 祖宗所爲不能改者何歟若以 祖宗所爲而終不改則佛事何時而已乎衆心所同時乃天道今舉國皆曰不可是天道也 殿下猶且不從無乃違天道乎○左議政河演等上疏曰夫人臣以匹夫之微敢抗言於千乘之主其勢力則至爲懸絕然所以不顧其身者爲 宗社之大計不得不爾是以忠臣極言不諱人主亦且聽納此君臣各盡其道而國家昇於明昌者也若人臣畏人主之威而杜口人主忌臣之直言而拒諫則國事日以非矣伏聞 聖意建一佛堂非予創始修舉前規然初 太宗建佛堂於文昭殿之側者無他奉承 太祖之志姑爲是舉耳此亦三年無改之道也非垂示萬世之法也與天與德實 太祖之所建也而

不加意於崇奉蓋太宗灼知異端無益而有害處之如此夫帝王之  
大孝不過祖有功宗有德而已伏望 殿下以 太宗處異端之道處  
之煥發俞音毋復已撤之寺毋遽已逐之僧以塞後世燬爛之源其於  
聖孝豈不光且明乎不報○集賢殿直提學辛頌祖等上疏曰臣等  
請停佛堂或口或疏陳瀆宸聰累至十數竟不蒙允更竭悃幅期於  
得請而後已也臣等竊惟匹夫匹婦教子孫尚以義方不納於邪欲以  
正家法而不墜門戶也况以人主之尊承祖宗付畀之重為萬世計  
者將欲子孫聞正道行正事以保 祖宗之基使國家長治久安乎欲  
子孫習邪說行邪道廢祖宗之業使國家危亡必如齊襄梁武之  
覆轍乎今 殿下踐 祖宗所居之位乃於法宮之側原廟之後營  
建佛宇處以緇流大張夷狄之教以示子孫焉東宮德性雖已成就然  
聖狂之幾只在一念而世孫則方在蒙養之初邪與正惟所導之耳以  
殿下之明睿親炙 太宗之正大且有今日之事東宮世孫習見  
殿下崇信之至耳濡目染之餘他日所為必有甚於今日者矣後世  
子孫轉相倣效代益滋蔓汚染風俗敗毀國家無所不至其禍可忍言  
耶若爾則國家萬世無窮之禍未必不自 殿下始也伏惟 殿下

爲 祖宗爲子孫爲生靈爲國家億萬世更加三思更加三思願祖等  
仍啓曰大抵人君所爲之事雖是而人臣誤度言之當回其意以爲無  
心吾之所爲不可乎必加商量今以是非明白之事諫之而固拒何哉  
上曰若等之諫誠可嘉也然在予之言可否兩端而已若賢君則固當  
聽之我則不賢焉能從之願祖等對曰以臣等所言爲嘉臣等竊以爲  
得回天之機矣乃以不賢自處而必欲違之臣等尤以爲憾也不聽○  
藝文奉教金命中成均博士河淳敬校書郎高慎驕等上疏曰自古人  
君莫不從諫而興成湯之從諫弗咈太甲之尚賴匡救實萬世人主之  
懿範也今我 殿下宮城之側命建佛刹九有耳目莫不驚駭上自廟  
堂大臣下至粉袍書生封章請闕咸曰不可 殿下何惜一俞以爲大  
德之累乎此厥不聽客而不改使佛氏之說黃緣於上遂至蔓延則一  
時之害固可慮矣其在後世安知不爲楚英梁武之貽笑者乎又恐  
殿下拒諫之名有穢於青史矣伏惟 殿下留神不報大司憲尹炯等  
庭立覆固爭亦不報○刑曹申典獄囚強盜佛老等二人平安道江  
西縣囚強盜金成壽等六人依律斬從之○忠清道監司進野蠶繭十  
五斗○丙午領議政黃喜上疏曰臣於前日面上發腫特命內醫診治

屢遣存問更迎朝夕生死肉骨 聖恩固極而又手指髮際瘡腫纏連  
尚未謝息惶恐無地之際伏聞宮城近地新構佛堂即欲詣闕敢進瞽  
說而請罷今又面上腫核不能齊沐未獲親詣徒自鬱抑仰陳鄙悃干  
冒天威悼惶隕越之至伏惟釋氏之說有害生民無益國家 聖上素  
所洞見也老臣何敢庸贅臣竊謂雖關利國安民之事人皆曰不可則  
固當俯從况今佛宇之建實是耗國蠹民之漸臣嘗侍 太宗教曰佛  
氏之教詆妄有害治體甚不可也予將拔去其弊不幸未遂而賓天  
聖教丁寧洋洋盈耳陵室之傍不建佛刹是其驗也 殿下即位以後  
累下沙汰繼志述事臣私自喜慶矣不意今日新建佛宇於國都以開  
後世無窮之害以資佞佛之口實也近政府六曹臺諫近侍以至儒士  
連章固請皆曰不可 殿下不墜 祖宗所建欲致奉先之孝然寢廟  
之側必置僧舍以爲孝則聖賢必詳論著以示後人矣臣未聞自古以  
來創建佛宇以奉先世也 殿下俯從輿望收還成命則奉先之誠不屏  
於聖賢從諫之美永傳於後世矣佛堂之設 殿下既知不經廢之已  
以何必更設貽笑後世乎自古帝王雖 祖宗成憲爲不合於時宜  
則因時損益者多矣 殿下何以佛堂乃謂 祖宗所設而不改乎後世

謂 殿下爲何如也此老臣所以无切痛心者也臣今年八十有六百  
疾交攻命在朝夕圖報無由常欲致君於無過之地不敢含黑冒犯雷  
霆之威伏惟曲察危悚 聖慈剛斷臣雖死瞑目而無憾矣不報○集  
賢殿直提學辛頌祖等上疏曰佛氏之入中國害人家國者不知其幾  
也吾東方佛法之始自中國來者只順道一僧而已卒之塔廟半閭閻  
而新羅亡高麗太祖親見其弊嘗作訓要曰宜戒新羅競造佛寺以底於  
亡反感術僧圖識之說躬自蹈之貽謀不善遂使後世君臣上下爭互  
崇信馴致遍照之亂寧滅國而無悟也吁可哀哉天啓我朝 太宗以  
天縱聖學生於佛氏滋蔓千百年之後一朝闢之廓如而不疑也所謂  
功不在禹下也其光明正大之心之事三韓耳目孰不聞之見之近日  
龍飛御天歌之作亦以闢佛爲 太宗之盛德而列於詩章曰滿國酷  
好 聖性獨闢百千佛刹一朝革之係以陳戒後王之辭曰裔戎之邪  
說怵誘以罪福此意願毋忘所以顯揚前烈而垂訓後世者也夫歌詩  
之作將欲被之管絃用之朝廟用之鄉黨以化成邦國傳萬世而勿墮  
也今制作甫定絃誦未洽而 殿下不思繼志貽謀之道先怵邪說遽  
創佛寺於宮城之側又從而爲之辭曰爲 祖宗復舊耳臣等唯見其

太宗斥之於前 殿下復之於後其不幾於掩 太宗之美德而反累  
以崇佛之名乎安在其爲爲 祖宗也是周公之禮樂不待伯禽而大  
本已壞乃欲鏗鐸於朝廟洋洋於里閭欲誰欺歟以是而求後嗣之鑑不  
亦倒乎此臣等之尤憤鬱而才已者也伏望鑑前代覆車之轍導 太  
宗去邪之意不吝改過亟寢成命則繼述之孝燕翼之道不勝幸甚不  
報碩祖等啓曰以一家言之不可作寺於家之旁近以遺子孫况爲天  
下國家之計者其可作寺於宮廟之側以爲後嗣法乎臣等諫之雖切  
而但曰已知以近日月欲及其成則曰業已成矣不可壞也然臣等之  
意以爲雖其已成必須壞之况當其未成而罷之則從諫之美亦彰矣  
上曰業已成矣不可壞也者非吾言也爾等何以預度而恐動之歟碩  
祖等又啓曰終當得請而除去耳宮城之傍乃有凶穢之物臣子安可  
忍視而終不除去乎○宗學博士金新民等上疏曰今聞創寺宮城之  
側臣等雖非言官職忝師儒情激于中不敢舍嘿恭惟 殿下天縱之  
聖日躋之敬灼知佛氏之誕妄矣安有敬信而崇奉之哉第以內願堂  
爲 祖宗成事思欲創而新之以伸孝思臣等亦知 殿下之心固無  
他也然起一念慮雖若未害後世之弊不可勝言興一佛堂雖未甚費



宮城之北非其所也闕庭乃臣僚朝會之地而佛堂與闕庭相近當其受朝之時韶鈞奏於前梵唄高於後正邪相雜甚不可也國家歲比不登餓莩相望不勝賑恤愚惑小民聞有是命競相髡禿以逃編籍遊手日增軍額日減則無惑乎妨政害治者矣又况怠敬無常否泰相乘其始雖微其終必大今雖因其成事創爲小寺臣等深恐自今伊始寺社之說日新月盛而後世必指爲口實矣不報○成均館兼司成尹祥等上疏曰佛氏之道齋戒一法耳駕一片空虛之說淪滅三綱耗蠹民財異端之害莫此爲甚也其害理亂真未暇論也姑以顯然者言之夫婦人倫之始本乎天地順乎陰陽以成萬物生生之本也彼佛者乃曰欲也而去男女之配絕生生之源爲害一也君臣天地之大義元首股肱相爲一體不可斯須離也彼佛者乃曰利祿之媒而離世絕俗逃遁山林不顧大義爲害二也父子天合之親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彼佛者乃曰私恩而必欲兼愛其親父母無異路人辭親割愛以亂天常其害三也失此三綱而人道滅矣以如是之道有惑世誣民者則爲人上者所當痛禁也恭惟 太宗以英明冠古之資精一緝熙之學洞見道真排斥異端沙汰浮屠收奪田民是誠漸枯其枝而將拔其根株也至於陵墓之

傍勿建佛刹以垂後戒誠千載之盛際也今 殿下善繼善述運撫盈  
成崇信聖經博觀史傳以畜前言往行搜輯嘉言採摭善行以爲勸戒  
欲敦三綱臣等以爲世濟雍熙道升大猷三代之治可指日而復見也  
茲者乃於宮城之北命建佛宇欲開道場其故何歟以爲 祖宗之法則  
太宗勿建佛宇各帝完然如昨以爲帝王之法則三代以前邈然無聞而  
自漢以後始入中國以至五季事佛求福者史具可見其能信尚而得  
福利者幾何人歟今政府六曹臺諫再三諫之而固拒不納何也謀從  
衆則合天心衆所允從天意也衆皆諫止而固拒不納於天意爲如何  
也不報○行成均大司成金泮上疏曰臣以庸愚久玷成均蒙恩過  
厚未由圖報今聞可言之事謹條列以聞一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之常  
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而自昔言善治歷年之永者必稱二帝三王之盛當是時也安有無父  
無君之佛道乎漢唐以下人主之所信者佛也而享年愈促梁武帝事  
佛彌勤釋御服持法衣親爲四衆設會講經而末年荷荷之時佛能救  
歟否歟 殿下以二帝三王之聖行二帝三王之道繼我 太宗之志  
盡革寺社罷去佛堂者蓋亦有年而沿隆俗美非漢唐以下人主之

所能及也今聞宮城之北復建佛堂是雖上以追福祖宗下以祈壽國脉之美意然彼佛滅君臣之義絕父子之親將何道以福祖宗壽國脉乎故子朱子於大學文集曰彼五祖和尚所厚者薄所薄者厚雖六度五行具足圓滿將何以贖其不忠不孝之刑哉其無父無君而無益於國家斯亦可見矣此政府六曹臺省三館以至五部生徒數百餘人所以日諫不已尚未蒙允莫不痛心缺望者也一竊念敢言不諱人臣之克忠優容弗拂人主之盛德故直言雖過必須優容而納焉昔孔子美舜之智曰好察邇言伊尹稱湯之德曰從諫弗拂舜豈不欲邇言而忽之哉然猶必好察而優容湯豈不欲逆言而拒之哉然猶弗拂而聽從蓋聽言之道若不好察而容之弗拂而從之則克忠者將恐懼而不言矣故好察然後可以來善言弗拂然後可以聞直言此聖人好善求言之要道萬世人主之大法也今殿下好察之智同符大舜弗拂之德允邁成湯真二帝三王之大聖也政府大臣元首股肱有同一體可否相濟共成其治者也六曹臺諫所與共治天職而交修不逮者也此所以調護匡救維持協輔以收治平之效者也不然則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唯唯諾諾以至於敗今佛堂復立之事聖

謀睿華雖已講畫然政府六曹臺諫三館諸生申請再三尚不俞允其於大舜之好問成湯之弗拂何哉伏望好察從諫以廣言路以增聖德以示後世不報○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上疏曰歷代人主崇信佛法有捨身為奴者有僧尼道士與諸妃嬪雜處無別者有凍餒而嘆飯僧數萬之無益者矣有焚修僧出入內殿而致琴甲之變者矣有敵兵已圍而講楞嚴經者矣有使參與國政而潛移神器者矣此皆庸君暗主之所為而卒至於國敗身危厥鑑昭昭固 殿下聖學之所洞照者也未審 殿下以此為可法者歟可戒者歟何乃深自酷信必欲建寺於宮城之側以踵覆轍乎今有人雖酷好浮屠者必不肯置寺於垣墻之底與緇流混處以啓亂矣脫或有之有司嚴加治覈上請其罪 殿下將以處之何其不思之甚也昔武后欲造大像聽仁傑之諫而即罷其役憲宗已構安國寺碑樓感李絳之言而亟令曳到武后一婦人也憲宗特中主耳猶能果於從諫傳於史冊曾謂 殿下聖明而今此一事反居其下乎臣等為 殿下惜之為 殿下恥之伏惟剛斷無留以快臣民之望不報○生負俞尚諧等上疏曰竊惟天地交泰然後歲功得以成君臣相須然後政治得以行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是故古之人君從善如不及納諫如轉環誠以廣聰明而樂取諸人也今佛刹之建在廷大臣咸執不可臺省言官交章論奏已有日金而天意不回夫大臣國家之柱石臺諫朝廷之繩墨今乃拒大臣之言逆臺省之奏自聖自用聞似不聞臣等恐讜論不進而言路塞矣 殿下將誰與共天位治天職哉臣等又聞學校風化之源作人之陶冶也今以學堂修繕之卒役之於佛堂臣等不敢知 殿下將以崇信浮屠而移易風俗然後快於心歟抑將人皆髡首而無父無君然後足於意歟不然則兩宗之設亦已誤矣又置佛刹於宮城之隅亦何心哉大臣臺諫極陳不可而終莫允許臣等知斯道之將廢辭先聖以出去伏惟聖裁○議政府據兵曹呈申竊摺正統八年受教諸道水陸將帥掌務錄事其任不緊徒費廩祿並令上京以待年豐今全羅道處置使請復掌務錄事下三道雖稍稔然錄事之任既為不緊不復差遣從之○丁未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以政府大嘗之意來請罷佛堂上曰予之昏暗固執卿等所知以予愚惑之意以為佛道未能盡革則為祖宗創寺猶之可也况復 祖宗之舊乎以此為心不能回也予以一辭反復答說有如兒童誦習千字此後予不復答也甲孫曰臣等

一口所進且至千言大小臣僚下至學生亦各千言 殿下答辭無慮數千其禫於答辭宜矣 上自以爲愚惑甘爲下流子孫萬世之業獨不顧慮乎臣等之言亦非爲一身計也若爲一身之計默不進言則聖上不動慮臣等亦且自便佛堂之害必不生於今日臣等必不及見但以後日宗社之計不勝憤發敢此極言今領議政黃喜年八十有六左議政河演七十有二其餘諸臣類皆年老其中最少年亦不下五十六七歲矣其不及見其害明矣今日之言豈爲身計哉今大臣臺諫百僚庶士以至成均生負學堂六七歲童子累日進闕行路之人莫不皇皇豈皆釣名而然歟階出於至誠也 殿下乃曰我是愚惑以絕臣等使不復言 殿下何不審思且今秉史筆者列於左右今聞 殿下自稱愚惑之言書諸史冊傳諸後世則謂 殿下何如也 殿下何爲出此言也嗚咽不能止詡亦反復極陳 上不答但問日本國使賜給之事甲孫等各以意對甲孫又曰大抵大臣臺諫所進之言大體雖善或礙於事理或不切時務者人君亦或有不能從者此則事理之明甚者何爲不聽乎且前朝之時酷好佛道建寺萬萬當時豈無諫者而不如今日之極也 太祖之時營建興天至 太宗亦建開慶興文昭殿佛堂亦未

聞如今日之極諫也以當時之人習聞其事不以爲怪也厥後太宗  
銳意闢佛至於陵側亦不建寺 殿下之時罷五教台爲兩宗臣等以  
爲佛道無復有萌今乃建此佛堂盡棄前功者何哉臣等所以極諫者  
欲於其小而防之從此不復有所萌也若今終不允許強立此寺則明  
年建一寺後年營一塔月增日益無有限制則誰復有諫者其弊不亦  
大乎且 太祖營創興天之時 太宗言於撫安君以啓 太祖撫安曰  
此事非吾之過大兄胡爲與我言耶以此觀之 太宗亦且以佛事進  
諫矣詔曰前朝之時酷尚佛法既立內願堂常於正殿設道場多聚僧  
徒動至千萬當時宮闈禁令不嚴內人相雜無復有限宮人好之垂簾  
出視以爲常事其間之弊不可勝言在我 聖朝固無可慮其在後世  
弊將何如請姑停是役更加商量 上曰近日佛堂之廢非遺忘也亦  
非姑廢之而欲於今日復立也但予所不忍不容不建卿等所已知也  
又問於甲孫曰卿以我自稱愚惑使卿等不得復言然予所云愚惑固  
執者乃非謙辭皆是實語若故舉言之固亦不少姑以一事言之今乃  
爲一塊肉坐於房內使宦者傳言此皆取笑事也以我不德之故使卿  
等不得進言卿等又以年老鈞名持祿爲言鈞名之言予所不意也雖

乳臭之童有言於予予不曰汝爲釣名况卿等乎年老釣名持祿之言何關於諫諍乎且今屢聞譽我之言豈稱於吾事哉譽我之言非所願聞也甲孫曰臣等敢謂吾君不能乎以 殿下聖德必從臣等之言故期於得請耳釣名持祿之言則臣意以爲無狀之徒諫諍不出於誠欲以釣名者容或有之此則舉國之人同心一辭出於至誠故以此爲啓耳非有他意也稱美 聖德亦皆實事略無諛辭臣等若小有如此之心則今日何肯眷眷來請所以眷眷來請者以 殿下聖德可以諫也臣等若苟譽 聖德則昔日文昭殿佛堂 祖宗所爲而 殿下此舉實繼志述事之孝耳何肯以 殿下此舉爲非屢煩固請以瀆 聖聽乎此必不然之事也○詹事院詹事金鉤等上疏曰竊觀人君置公卿以共庶政置臺諫以聞得失置經筵以廣延訪此三者與國俱存不可一日而無順之則安逆之則危此古今之大戒也今者佛堂之作政府六曹臺諫集賢殿再三陳請乃至大學諸生執章籲呼而未蒙俞允舉國臣民不勝缺望方其陳請之時 殿下假以溫言慰撫於上而將行之吏多方董督以速其成陳請之言未及畢達而此堂幾成矣自古人君允有興作左右曰可諸大夫曰可國人皆曰可然後猶察之於心見



其可焉然後爲之况其皆曰不可者乎今舉國皆曰不可群議汹汹殿  
下獨斷於內堅執不允臣等竊有感焉伏望特降俞音速停其役以答  
輿望不報○臺諫闔司來請停佛堂之役至再三不允○宗簿寺判事  
金鈞等上疏曰今者禁宮之側將建佛堂鳩工就役董治方興政府六  
曹臺諫侍臣以至學館諸生數上封章極陳其弊一不蒙允舉國臣民  
罔不缺望臣等竊念人主所爲萬民視效子孫儀刑不可不慎今此之  
舉非所以訓後嗣示萬民也特收成命以慰臣民之望○承文院判事  
金滉等上疏曰竊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曩興天大慈佛事之後愚民  
崇信之漸已爲難禁今又宮城之側創建佛堂遂使錙流昵近禁庭崇  
奉益篤臣等恐非徒臣民染化傾貲破產造佛營刹靡魚淪陷而莫之救  
抑亦子孫萬世是則是効相惑信以至剃髮爲僧捨身爲奴之事靡所  
不至 殿下何不思焉此一國大小臣僚所以驚駭極諫而不能自己  
者也而 殿下堅執不聽果何謂耶今若巍然聽納近日拒諫之過有  
如日月之蝕無損於明如終不允史臣必書曰宮城之傍營建佛堂群  
臣力諫固拒不從矣然則我 殿下即位以來都俞相濟言聽諫行之  
美德竊恐虧於一簣而千載之下人皆憾焉伏望特回剛斷亟罷是役

以慰一國臣民之望不報○臺諫文章曰夫六典乃我朝不刊之典而子孫萬世共守之法也新創寺社之禁著在六典而今之官吏執此之禁奉行中外今 殿下欲建佛堂以毀此禁是法 殿下立之而 殿下毀之此古人所謂乃天子自毀之也其不示信於民審矣其不可者一也 太宗以明睿之鑑親睹麗季信佛之禍及其即位革寺社收田民小貞其弊以開子孫大貞之漸今 殿下創寺宮城之旁飯佛齋僧以駭臣民之聽此雖 殿下爲 祖宗追福之意其於 太宗沙汰小貞之義何如哉其不可者二也 太宗深知佛道因緣詭妄之說且惡緇徒污穢之風山陵別廟不許置刹不因習俗扶植正道此子孫萬世所當守而勿替者也今 殿下建寺廟側大集緇流晨夕梵唄之聲喧動寢廟其於 太宗不許置刹之義何哉其不可者三也 殿下即位之初善繼 太宗之志京中五教盡汰而只留兩宗又革寺社嚴度僧之禁臣等以爲 太宗之志必大行於 殿下之時而迄今排衆議而不聽遂使信佛拒諫之名有累於青史其不可者四也昔開經筵日與儒臣講論經史 殿下尊崇聖學排斥異端臣子之所共見聞而今日信佛之端曾是不意今反信而事之以至置刹於宮城之側原廟之旁何 聖

心前後之頓異而貽譏於後世乎其不可者五也 殿下今日制度施  
爲乃萬世子孫所共取法而則効者也以 殿下之明聖而尚且具信佛  
道置刹以奉之聚僧以事之則後世子孫必以 殿下爲口實而其立  
刹奉佛糜財害民之弊將不止於此而廢牲捨身有如梁武者而後已  
不但後世今子孫方在蒙養當以正道導之而不當以邪說見聞之也  
豈宜創寺宮傍以髡緇之徒梵唄之音朝夕習聞之也歟其不可者六  
也當此之時堂制雖小守僧雖寡安知後世子孫不以 殿下爲藉口  
而補其寺宇添其僧數益成耗財害政之弊乎近有私印大藏經私創  
寺院而民間受弊之事頗多矧伊 殿下崇信倡之而臣下化之庶民  
感之創寺印經競効爲之則國家之艱難生民之塗炭可刻日而待矣  
其不可者七也其不可之大略如此而無一可者 殿下何所見而排  
衆論逆忠言以累 聖德乎臣等竊念書曰惟先格王正殿事又曰格  
其非心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彼不足與間  
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先攻其邪心蓋君心者出治之本萬  
化之源苟有一毫之不純則政事彌合之間未有不至於差爽而庶事  
將日非矣古人所以拳拳歸重於君心者其亦有見於此也歟迹其事

而觀之今 殿下之心已惑於邪說崇奉之勤至於此極前日格致誠正  
之聖學一朝掃地我國之事誠可寒心伏望 殿下思其所不可者而  
還收是命永絕邪妄之說以正出治之本不報○四部學堂學官來告  
承政院曰生徒以請罷佛堂不得皆罷學散去俄而成均正錄又來告  
曰館生皆謂聖罷去掛榜曰異端方熾吾道將衰不可虛拘禮聖辭出  
正錄并持其榜以進都承旨李思哲將此以啓○集賢殿副提學鄭昌  
孫等上疏曰臣等每讀前史見歷代有志之君莫不勵精圖理惟恐不  
及迫其昇平日久漸生驕逸或事遊畋或喜聲色或興土木或好神仙  
或淫佛老以虧前日已成之業者未嘗不扼腕廢書而歎也雖異代事  
而心之激烈尚且如此況在當代而目擊乎然遊畋聲色土木神仙之  
事其弊止於一身一時而已至若佛氏其流禍愈久而愈慘也 殿下  
即位之初孜孜聖學銳意爲治 其於異端也非徒不好又從而闢之邪  
說屏息正道昭明三韓民庶咸仰太平之治近年以來漸不克終佛事  
稍張而與天之役則曰修 太祖舊器而已佞佛則曰非予志也至大  
慈之事則曰東宮所係至重予與東宮不與焉是時 殿下猶知好佛  
之非也今則非徒不能闢之反感其說一心崇信每以庸主自處而不

愧排群議毀六典新創寺刹敢爲萬萬無益之事以累三十年聖明之治以其億萬載無窮之禍以負 太宗付托之重而不之恤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何 陛下下一身而前後若是之相反乎今大臣臺諫侍從臣僚各懷憤鬱而不得伸其志至於太學生張榜罷去費舍爲之一空此非細故也伏望 陛下勉從輿情亟罷此舉以副一國臣子區區忠憤之至情 上曰予無賢德凡事不能斟酌合理今建佛堂堅執固守不能回心若等非嬖幸之臣非勲舊之臣非貴戚之臣非爪牙之臣唯以正道相合爲君臣在我心有所快然後可爲若等之君於爾心亦以我爲賢然後可以我爲爾之君古史予固不知朱文公四十日之內上六十餘疏必非一事當是各異之事也今爾等以一事三諫已過將至十諫其視朱文公亦未不足君臣之間道不合已多矣我爲爾君不無有愧爾爲我臣豈無可恥予以爲 祖宗所爲不忍廢而不復以此爲意不能回也若等宜悉此意於是昌孫等辭職曰臣等俱以庸劣待罪侍從學不足以備顧問言不足以回天意不宜覲面就職乞罷臣等職事不勝至願下承政院仍傳旨曰今儒生皆罷去儒生非朝士例若朝士則予得以進退之儒生時未仕者也予不得招之使來也來之之術

如何何以處之都承旨李思哲等曰今集賢官呈辭罷去學生張擄罷去千載之後駭聞之事也儒生罷去無他術以來之 殿下若聽

其言則不招而自來矣因痛哭不能自止 上曰如今集賢殿舉司罷去而儒生亦且散去臺省亦當從此逝矣予今已為獨夫矣人君有

過為臣者可棄而去之耶尋命召左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

金宗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等議鞫問儒生之罷學者演等

極言其不可 上不聽遂下傳旨于義禁府曰成均生貢進士幼學及

四部生徒年二十歲以上者並推鞠以聞命左承旨趙瑞安往問之仍

謂曰首倡議論衆張擄罷學者備問以啓若不承擄掠以聞○還給

黃守身職牒○戊申禮曹請禱雨 上謂承政院曰今年夏無大風

大雨恐有秋霖今之禱雨何以為之僉曰臣等聞今菽麥皆槁禱之可

矣 上曰乙卯年秋早有司請禱雨予命停之菽麥雖有所傷他穀

皆實今年無大風雨恐將有秋霖之災且天之所為何以一一合人心

乎其令議諸政府政府亦曰當禱尋以雨停之○義禁府提調南智李

堅基安止等進承政院啟曰今聞囚鞠學生之命固當承奉然學生讀

古人書專未經事志尚高亢嘗以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皆在

古

繩墨之外者不可例以執上彼狂簡自謂身逢堯舜之君我雖直言抗節 聖上豈有加罪惟恃 殿下包容之德不知事之過當事或失中而志則可尚今振之以威一挫其志則後將何如請優容勿問 上曰君父所爲告於神明是不忠也且罷學之後將終身不復讀書乎固無是理而辭先聖是欺神也又張榜罷去是賚君也漸不可長不可以如此風俗遺諸子孫也智等更啓曰學生其敢以君父之事訴諸鬼神乎罷學之事又豈賚君也惟以進言而不得故慨然而至此耳固無異於人子在父母膝下有所請而不得則怨慕之意也 上曰已知南智曰臣觀遼宋之間有大學生上書數大臣之罪請誅之時君雖不聽焉猶嘉納之况今聖代舉國臣民之諫奈何不聽 殿下在位三十年勵精爲治今乃至於如此史筆先書三十年善政善治卒書建佛堂逆忠言之事則前日之功安在深爲 殿下惜之智等伏地痛哭不能已 上不荅又啓曰臣等徒以君命鞠問諫者之學生其將何辭以成文案乎臣等何敢強爲心所不然之事乎臣等請代書生受罪 上亦不荅命饋政府六曹及南智等許謂流涕曰大學館四部學堂生徒志欲匡君二上疏不聽因此憤憤張榜罷學非以成群賚君也原其情則可恕也

集賢殿一則謂 殿下訑訑一則謂 殿下自棄此是不赦之罪然言  
之迫切諫之不已者以 殿下能聽諫也政府六曹偕進闕庭累日請  
之非他意也欲 殿下悔過也 殿下不動怒一皆寬容故諸生恃聖  
明而至此耳今者拒諫不從固已矣又從而囚之諸生之狂妄極諫實  
老大臣爲之導也旣以諫君而囚之則大臣之恥不可勝言臣若言官  
極言而不聽則致事而去矣今臣等與君同休戚之臣將何所歸乎旣  
不得請則將何面目出闕門哉在坐諸臣皆泣南智安止等涕泣啓曰  
臣等不忍鞫諫君之書生若以不能鞫問罪臣則當甘受而不辭以敢  
諫爲無禮囚諸生五百餘人書諸史冊則後世安知聖明哉此臣等所  
以涕泣也 上曰佛堂爲近官城予欲移御移御則與佛堂懸絕矣昔  
皇甫仁權躡勸予入居此宮予從之若移御則何害之有又謂南智等  
曰以臣下逆君命不肯奉行人君自爲之乎河演曰 殿下之命予  
省至此乃何乃何終日徹夜待命而已許詡曰此宮非 殿下宮闕乃  
萬世子孫之宮闕 殿下雖移御他所宮闕與佛堂如故也南智等曰  
非以逆命大小臣僚同聲敢諫獨於儒生囚之臣等所以痛切也鄭麟  
趾曰人皆諫之而獨囚儒生是俗諺所謂潤地椽杵也 上曰事異而